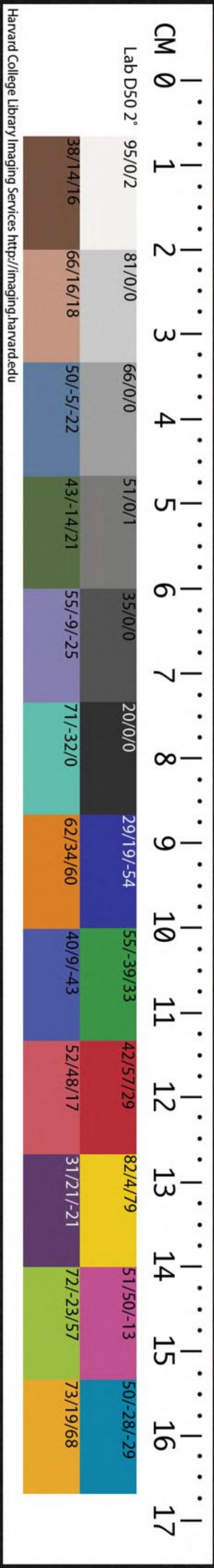


T2512/1933

1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綱鑑會編卷六十八

文安 別本等 訂正

崑山 葉 洪 附錄

後唐紀

以其先賜姓李繼統

莊宗皇帝

諱存勳 汴州人 先世屯中陽 姓李氏 封晉王 滅梁 稱帝 在位三年 崩 葬 中

流 久 而 別

甲辰 復 唐 同 元 年 是 歲 春 正 月 契 丹 人 攻 幽 州 破 之

及 貞 遣 使 入 貢 於 康 唐 史 封 為 秦 王 唐 復 以 舊 名 為 內 諸

司 使 及 諸 道 監 軍 日 內 諸 司 使 自 大 禘 以 來 皆 用 士 人 至

是 復 用 官 者 浸 干 政 事 既 而 復 置 諸 道 監 軍 由 是 諸 道 皆 置

監

綱鑑會編卷六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後唐紀

以其先賜姓李擬紹唐後故建號曰唐

莊宗皇帝

諱存勗姓朱邪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氏襲封晉王滅梁稱帝在位三年從軍作亂中

流矢而殂年三十五

綱

甲後唐同光二年○是歲春正月契丹入唐幽州○岐王

茂貞遣使入貢於唐唐更封為秦王○唐復以宦者為內諸

司使及諸道監軍○**目**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皆用士人至

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由是藩鎮皆憤

怒

受伶人用官官能戰天下而不能治天下

三藩鎮怨敗

綱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境內○目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百姓愁怨郭崇韜頗受饋遺所親諫之答曰河南藩鎮皆梁舊臣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獻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唐主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是乏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唐主默然久之曰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綱唐立夫人劉氏為后○目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性

五  
為

四  
軍士怨敗

後  
患

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宦官朝夕短之崇韜扼腕不能制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謂郭子儀也本太原人

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

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

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勲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

門第寒素不敢相用恐為名流所嗤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勲

舊怨之於外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

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

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

唐主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

后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請

大臣與官  
其敗也

立之后生於寒微其父以醫卜爲業后幼被掠得入宮性狡悍淫妬從唐主在魏父聞其貴詣魏上謁時后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第相高耻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死亂兵妾哭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之宮門又專務蓄財薪蘇果茹皆販鬻之至是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勲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李嗣源求解兵柄不許

**綱**三月唐以李存賢爲盧龍節度使○**目**唐主嘗與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

**綱**唐封高季興爲南平王○唐詔銓司考覈僞濫○**目**唐末喪亂搢紳之家或以誥敕鬻於族姻時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嗟怨盈路

**綱**唐遣使按視諸陵○夏四月唐主加尊號○唐遣客省使李嚴如蜀○**目**嚴之行也唐主令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唐主怒曰王衍寧免爲入草人乎嚴因言行童駮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臣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唐主然之

**綱**唐秦王李茂貞卒

以其子繼職  
權知軍府事

○唐澤潞軍亂

遣李嗣源  
等討平之

綱金會編卷六十八 唐貸民錢。○目孔謙貸民錢，屢檄州縣督之。盧質言：梁趙巖爲祖庸使，舉貸誅斂，結怨於民。今陛下革故鼎新，爲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爲，是趙巖復生也不報。

綱五月，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爲刺史。○目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泣言：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言。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綱唐詔州鎮無得修城，毀其守具。○目唐主以潞州叛，故有是詔。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曰：今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宜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綱契丹攻唐幽州。○唐以李繼職爲鳳翔節度使。

綱唐以曹義金爲歸義節度使。○六月，唐以李嗣源爲蕃漢

馬步總管。○秋七月，唐發兵塞決河。梁所決河連年爲患，塞之未幾復壞。

綱八月，唐以孔謙爲租庸使。○目謙自是重斂急徵，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賜豐財贍國功臣，天平節度使。

綱唐主獵於近郊。○目時唐主屢出遊獵，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爲理？民何以爲生？」臣願先賜死。唐主慰遣之。

綱冬，吳越入貢於唐。○目吳越王鏐復修職貢於唐。唐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王公皆用竹冊。唐主曲從之。

綱唐主獵於伊闕。涉歷山險，死傷甚衆。○十二月，唐主及后幸河南尹

張全義第。○目全義大陳貢獻，皇后奏妾幼失父母，請父事

全義。唐主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彊之，竟受。后拜，復貢獻謝恩。

綱乙後唐同光三年，蜀咸康元年，漢西白龍元年。○是歲凡四國四鎮。春二月，唐以李嗣源爲

成德節度使。○目唐主以契丹爲憂，與崇韜謀欲徙李嗣源

鎮真定。崇韜深以爲便。時崇韜領真定，唐主欲徙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勲賢，使臣得解旌節，乃大願也。」唐主曰：「卿爲朕畫策，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崇韜固辭，乃許之。

綱漢遣使如唐。○目漢主聞唐滅梁而懼，遣使入貢，覘強弱。知唐主驕淫無政，大悅，遂不復通。

綱三月，唐黜李嗣源養子從珂爲突騎指揮使。○目唐主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信伶官之讒，頗疎忌宿將。嗣源家在太原，表從珂爲北京內牙指揮使，以便其家。唐主怒，黜從珂。

爲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求朝不許郭崇韜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唐主罷其兵權因而除之不從

綱唐遣使采民女入後宮○目唐宦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因言咸通乾符時六宮不減萬人今掖庭空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

綱夏四月大旱○五月唐太妃劉氏卒○鑑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於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帝苦諫而止

綱六月

雨連雨七十五日百川皆溢

○唐主作清暑樓○目唐主苦溽暑

宦者因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宦者曰恐郭崇韜不可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讐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策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



年不聽

綱秋七月唐太后曹氏殂○鑑自太妃薨太后悲哀不自勝因得疾逾月而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

綱八月唐主殺其河南令羅貫○貫性強直為政不避權豪后與伶官共毀之唐主含怒未發會往視坤陵曹太后陵道澗

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

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不聽貫竟死遠近冤之

胡寅曰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之所難也然曾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況為伶官齶毀而殺賢令乎然則莊宗之不食五日才足為小節而殺賢縣令是乃大不孝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綱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在成都府灌縣西南即岷山也

綱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唐主議伐蜀李

紹宏薦李紹欽可任崇韜曰段凝亾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眾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

地當儲嗣未立殊功請以為都統帝曰兒幼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又以高季興充招討使李繼岌充轉運使李令

德李紹琛張筠毛璋董璋李嚴皆為列將將兵六萬伐蜀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軍機崇韜以孟知祥有

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為西川帥又薦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

綱冬十月蜀主東遊○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

州毀府署作行宮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以遺韓昭蜀主將行羣臣諫皆不聽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推官蒲禹卿上表切諫韓昭謂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承休妻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十月引兵數萬發成都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日唐書天言曰吾方欲耀武遂行在道賦詩殊不為意

綱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目唐李紹琛攻蜀威武

城城降得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時軍餉不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崇韜以問李

唐滅蜀

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落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今鳳縣興今略陽縣文扶二州故地俱在今文縣境四州印

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蜀主至利州今廣元縣遇威武敗卒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勳王宗儼王

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兵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他軍安能禦敵紹琛等克興州與戰三泉唐縣今省入廣元

大敗之又得糧十五萬斛蜀主聞宗勳等敗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王宗弼守利州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宋光

葆遺郭崇韜書請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崇韜納之繼岌至興州光葆及諸城鎮皆望風欵附

王承休與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給承休還成都自請獨守遂以秦隴降唐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將張武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今為衛屬湖廣武以鐵鎖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絙於鎖不能進退季興輕舟遁去既而夔忠萬三州遣使詣繼岌降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宗弼棄城歸三招討追及之遂合謀送欵於唐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出迎蜀主人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數日宗弼亦至登太玄門嚴兵自衛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於西宮收其璽綬及內庫金帛歸其家子承涓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李紹琛進至綿州蜀斷綿江浮梁水淡無舟楫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

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宗弼遣使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嚴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悉命撤去樓櫓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平章事王鐸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崇韜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韓昭佞諛梟於金馬坊門遣使奉牋以後宮珍玩賂繼岌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吾家物奚以獻為留其物而遣之

繼岌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蜀主白衣首經  
銜璧牽羊百官褻經徒跣輿襯號哭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  
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大軍入成都崇韜禁侵  
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  
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  
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  
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楚王殷上表願  
上印綬以保餘齡優詔諭之蜀王建自朱梁開平二年改元凡二世合十八年而亡  
綱十二月唐以董璋為東川節度使○目平蜀之功李紹琛  
為多位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  
紹琛心不平謂曰我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楸相從反咕囁於

郭公之門謀相傾害我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  
於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  
怒曰我冒白刃臨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言  
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  
何敢違我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唐主遣宦者李從襲等從繼  
岌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一出崇韜將吏賓客趨走盈庭  
而都統牙門索然從襲等固耻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  
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繼岌所得不過匹馬束帛  
唾壺塵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賂崇韜求為節度使  
崇韜陽許之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  
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已

爲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爲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豈肯棄之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貳

綱蜀王宗弼王承休伏誅○目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宗弼斬之士卒誼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白繼岌收宗弼等數其不忠之罪族誅之蜀人爭食宗弼之肉承休等至亦斬之

綱閩王審知卒子延翰嗣

綱唐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目議選代知祥爲北都留守衆惡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北都獨繫一方安危非憲不可乃徙憲爲太原尹王正言爲興唐尹史彥瓊爲鄴都監軍正言昏耄彥瓊本伶人有寵遂專六州之政威福自恣陵

孟知祥見  
云考後蜀

將佐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綱唐主獵於白沙○目初唐主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爲親軍夾河之戰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至是驕恣無厭更成怨望值歲大飢民多流亡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而唐主遊畋不息獵於白沙後宮畢從六日而還時大雪吏卒有僵仆者伊汝間飢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甚於寇盜

綱漢白龍見

漢主改名夔

綱閏月唐詔罷折納紐配法○目唐主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

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唐主卽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唐主又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乃止。

綱唐遣宦者馬彥珪使蜀軍。○目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驟慈陵反。牯馬也。牯居拜反。今俗呼爲駟馬。馬亦

不可乘。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蜀中盜賊羣起。崇韜恐大軍旣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延嗣怒。李從襲曰。郭公專權如是。延誨曰。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爲蜀帥。諸將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我

屬不知委骨何地。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唐主。請早救。繼岌前此。唐主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不平。至是不能無疑。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蜀珍貨皆入崇韜父子。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唐主遂怒。及孟知祥行。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到爲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他志。則遣還。唐主許之。尋復遣宦官馬彥珪馳詣成都。曰。崇韜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劉后。說之曰。蜀中事勢。憂在朝夕。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后復言之。唐主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

綱楚鑄鈔鐵錢。○目楚王殷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鈔鐵，殷用高郁策鑄鈔鐵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綱丙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吳春正月

唐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入朝。○目繼麟自恃與唐主故舊有功，苦諸伶宦求丐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其聞，大軍起閱兵自衛，又言崇韜與之陰謀，繼麟聞之懼，入朝以自明。

綱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目繼岌將發成都，部署已定，馬

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彼無豐端，安可爲此！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從之，召崇韜計事，從者李環搗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延信推官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總軍政。

劉友益曰：殺崇韜者，劉后教也。書繼岌何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況皇后教乎？繼岌知其無豐而復爲從

襲等所搖，則固不得不任其咎矣。崇韜不書爵，何罪？崇韜也。曷爲罪之？崇韜之罪莫大於請立劉后，故前書立劉夫人爲后，以著崇韜之罪，至其死也，則削其爵。

綱唐殺其睦王存义及李繼麟。○目馬彥珪還洛陽。唐主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諸子。朝野駭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义，崇韜之婿也。宦官言存义攘臂稱冤，言辭怨望。唐主殺之。景進言李繼麟與存义連謀，宦官因共勸速除之。唐主乃使朱守殷殺之，復其姓名，爲朱友謙。詔繼岌誅其子，令德又詔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時諸軍饑窘，妄爲誣言，伶官采之以聞。故崇韜友謙皆及於禍。李嗣源入朝，亦爲誣言所屬。唐主遣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震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勲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綱唐魏王繼岌發成都。○目繼岌留李仁罕。潘仁嗣、趙廷隱、張業、武璋、李延厚戍成都而還，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爲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

綱二月，唐以李紹宏爲樞密使。○唐鄴都亂，遣李紹榮招諭之。○目魏博指揮使楊仁晟戍瓦橋，代歸。唐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爲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皇后弑帝，人情愈駭。仁晟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晟曰：「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願與公俱歸。安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晟不從，暉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而走，暉追及，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帥，焚掠貝州，南趣臨



清入鄴都。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趙進爲指揮使。縱兵大掠。王正言方據案召吏草奏。其家人曰。賊已入城。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乃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衆擁在禮爲留後。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斬其使。唐主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詣鄴都招撫。

綱唐李紹琛反於蜀。魏王繼岌使工部尚書任圜討之。○目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咕躡誰門耶。璋懼謝罪。時敕令董璋將兵誅朱令德。紹琛以不見委。大驚。俄而璋過不謁。紹琛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我之功也。至於去逆效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奈何。紹琛

所將多河中兵。皆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脍。我輩歸則同誅。決不復東矣。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使。移檄成都。招諭蜀人。衆至五萬。繼岌聞之。以任圜爲副招討使。追討之。

綱唐李紹榮攻鄴都不克。○目紹榮至。以敕招諭之。趙在禮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願相公善爲敷奏。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謀。掠敕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

綱唐從馬直軍士作亂。伏誅。○目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以德勝之役。挑戰有功。遂有寵。積功至從馬直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又爲睦王存乂假子。及二

人得罪從謙數流涕言崇韜之寃至是軍士王溫等五人作亂擒斬之唐主戲謂從謙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父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綱唐遣李嗣源將親軍討鄴都○目李紹榮再攻鄴都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唐主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李紹琛叛留利州未得發紹榮久無功會邢州兵趙太等亦爲亂據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自爲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唐主欲自征鄴都大臣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出唐主曰諸將無可使者衆皆曰嗣源最爲勳舊唐主心忌嗣源未許張全義李紹宏屢言之乃許之

綱唐以王延翰爲威武節度使

綱唐討鄴兵劫李嗣源入鄴都○目嗣源至鄴都城西南下令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焚營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數卒誼競遽欲盡誅其衆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諭之不從遂拔白刃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綱唐任圜破李紹琛擒之孟知祥討定餘寇○目董璋將兵二萬會任圜討紹琛至漢州紹琛大敗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圍攻焚之紹琛戰敗奔綿竹追擒之知祥至自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謂曰公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耶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魏王繼岌倍道而東知祥獲李肇侯弘實以為牙內都指揮使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遣趙廷隱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

綱唐李嗣源奔相州○目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眾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攻亂者紹榮疑不應及嗣源入鄴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眾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兵稍振嗣源欲歸藩待罪中門使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口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

綱唐豫借河南夏秋稅○目時倉儲不足頗廢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請出內庫之財以給諸軍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宰相又於便殿

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盒皇幼子三人於外曰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綱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且李紹榮退保衛州奏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唐主遣嗣源長子從審喻嗣源至衛州紹榮欲殺之從審乃還唐主憐之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公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李紹虔李紹欽李紹英屯瓦橋安審通屯

奉化嗣源皆遣使召之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李從珂將所部兵趣鎮州與建立合倍道從嗣源嗣源分三百騎使敬瑭將之前驅從珂爲殿軍勢大盛從子從璋過邢州邢人奉爲留後唐主乃詔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出金帛給賜軍士詎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紹榮至洛陽曰鄴都亂兵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唐主從之

綱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且景進等言於唐主曰西南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爲變不若除之唐主乃遣中使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獲免者千餘人

此等權變不可不知也  
使權重  
心焉況以理

論必不至獲  
罪乎

唐主宜直  
大梁

行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  
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綱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目唐主發洛陽  
次汜水或勸繼璟亡去不從唐主亦屢遣之繼璟固辭請死  
唐主聞嗣源在黎陽強遣繼璟召之道遇李紹榮見殺嗣源  
至滑州苻習安審通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迎唐主亦  
遣使輸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石敬瑭以勁兵入封丘門  
遂據其城使人趣嗣源嗣源入大梁是日唐主至榮澤東命  
龍鑲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為前軍彥溫即以其眾叛歸  
嗣源嗣源奪其兵唐主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  
叛神色沮喪登高嘆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夜復至汜水扈

從兵二萬五千已失萬餘人還過罌子谷道遇衛士輒以善  
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給爾曹  
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唐主流涕而已又索袍  
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之曰致我君  
失社稷者此闕豎輩也抽刀逐之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  
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  
赴河死唐主至石橋西置酒悲涕晚入洛城嗣源命石敬瑭  
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  
會宰相樞密奏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  
之唐主從之

綱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目

綱監會編卷六十八 唐莊宗 同光四年 九 洪甫

唐主復如汜水。四月朔，嚴辦將發。從謙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唐主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唐主急召之。守殷不至，引兵憇茂林下。亂兵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唐主爲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憊。劉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遂殂。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尸而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焚嘉慶殿出走。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是日，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爲羣小蔽惑，致此。今我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於私第。

奉動自別

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爲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殿，勸進。嗣源曰：「我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爲紹榮所隔，披猖至此。諸軍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紹榮欲奔河中，爲人所執，折足送洛陽。魏王繼岌至興平，聞亂，復引兵西，謀保鳳翔，始誅李紹琛。

綱唐太原軍亂。○目初，莊宗命張憲守晉陽，及莊宗遇弒，推官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我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詔者，莊宗之近屬，謀殺憲及巡檢

李彥超。彥超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爲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軍士共殺存詔，憲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

綱唐李嗣源監國。○目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入居興聖宮。百官班見，下令稱教。宣徽使選後宮美少者數百獻之。監國曰：奚用此爲？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之蜀中，所送宮人準此。

綱唐以安重誨爲樞密使，張延朗爲副使。○目延朗本梁租庸使，性纖巧，善事權要，故重誨引之。

綱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目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旣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爲之，所以一人心。密遣人殺之。後月餘，監國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后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爲其下所殺。劉后爲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莊宗幼子繼嵩等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得免。

綱高季興以孫光憲掌書記。○目徐溫、高季興聞莊宗遇弒，益重嚴可求。梁震、梁震薦孫光憲掌書記。季興欲攻楚，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他國乘我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綱唐監國嗣源殺李紹榮。○目紹榮被執，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

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綱唐張居翰罷以孔循為樞密使○唐監國嗣源殺孔謙廢租庸使及諸道監軍○目監國下教數謙姦佞侵刻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依舊為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綱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目繼岌退至武功李從襲曰退不如進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留守張錢已斷浮梁乃循水浮渡至渭南眾多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牀命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而東華州都監李冲殺從襲

美百字  
在豈  
昭宗時

綱唐主嗣源立○目李紹真等請改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讐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謂國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托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眾從之

綱唐殺其太原尹張憲有司劾憲委城之罪也

綱唐大赦境內○目唐主大赦量留後宮百人宦者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中外毋得獻鷹犬奇玩



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  
運除夏秋稅省耗諸侯四節貢奉毋得斂百姓

綱唐以鄭珽任圜同平章事○目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  
絕僥倖期年之間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為己任  
由是安重誨忌之

綱唐李紹真等復姓名復李紹真為霍彥威李紹瓊為裴從  
簡李紹英為房知溫李紹虔為王晏

球李紹奇為夏魯奇李紹能為米君立  
晏球本土氏子初畜於杜氏故復姓王

綱唐初令百官轉對○目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  
轉對奏事

綱唐以馮道趙鳳為端明殿學士○目唐主目不知書四方  
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願做前朝侍

馮道相唐

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  
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

綱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秋七月唐安重誨殺  
殿直馬延○目重誨恃恩驕橫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

御史大夫李琪以聞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  
外

綱契丹攻渤海拔夫餘城○目阿保機拔夫餘更名曰東丹  
國命其長子突欲鎮之號人皇王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

太子

綱唐遣供奉官姚坤如契丹○目遣坤告哀於契丹阿保機  
聞莊宗遇害慟哭已而謂坤曰我於今天子無怨足以修好

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綱唐豆盧革韋說罷。○契丹阿保機死。○目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酋長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立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綱八月唐孟知祥增置營兵。

知祥陰有據蜀之志

○唐平盧軍亂討平

之。○目平盧軍校王公儼作亂，討斬之。其黨支使韓叔嗣預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李穀曰：吳若用我爲相當長

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爲相，取吳如囊中物耳。

綱九月契丹德光立。○目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后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慍，欲奔唐。后遣歸東丹。德光尊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爲后。德光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以韓延徽爲政事令。聽姚坤歸唐，葬阿保機於木葉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

綱冬十月王延翰自稱閩王。○目延翰驕淫殘暴，自稱大閩國王，宮殿百官皆放天子之制。

綱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奔唐。唐主喻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乃帥十萬眾歸唐

綱唐以趙季良為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為西川都監。○目

初郭崇韜率蜀富民輸犒賞錢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

季良至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

縣租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不敢舉職事安重誨以知

祥董璋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李嚴自

請為監軍嚴母謂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

蜀人矣。

綱十二月閩王延稟弒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目延翰

棄茂兄弟出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延

鈞上書極諫由是有隙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翰使

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於是合兵襲福州延稟先至

執延翰斬之延鈞至延稟推為威武留後。

綱唐主以其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

明宗皇帝

諱亶本胡人初名邈吉烈為李克用養子更名嗣源莊宗遇弒諸將立為帝在位八年崩

壽六十七

綱丁後唐天成二年吳乾貞元年○是歲後唐春正月唐主

更名亶。○目初唐主詔朕二名不連稱者勿避至是乃改名

綱唐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目唐議置相孔循已薦鄭珏

又薦崔協而任圜欲用李琪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安重

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

以儀刑多士矣他日議於朝唐主曰宰相重任吾在河東時

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揖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誨謂園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園曰明公舍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蛄蟻之轉也循與重誨日短琪而譽協竟以道協同平章事

**綱**唐孟知祥殺李嚴○**目**知祥遇李嚴甚厚一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揖下斬之因誣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臣輒已誅之

**綱**唐以子從厚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從榮之弟從榮闕之不悅  
**綱**二月唐主以壻石敬瑭為六軍諸衛副使○唐郭從謙伏

誅夷其族○高季興襲取唐夔州唐遣兵討之○**目**初季興請夔忠萬三州為屬郡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輒遣兵突入夔州據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瑛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而掠之朝廷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宜自按問水神乃削奪季興官爵以劉訓等為招討使

**綱**三月唐初置監牧○唐鄴都軍亂討平之○**目**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趙在禮之徙滑州不之官亦為其下所制在禮自謀脫禍陰求移鎮帝乃徙在禮為橫海節度使以皇子從榮鎮鄴都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暉部之戍盧臺軍不給鎧仗但繫幟

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會朝廷擢烏震為副招討使代房知溫知溫怨震誘龍脛部兵殺之其眾謀於營外知溫恐事不濟與安審通合謀擊亂兵殆盡四月敕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凡萬餘人永濟渠為之變赤朝廷雖知知溫首亂欲安反側詔加侍中

綱夏四月唐以趙季良為西川副使○目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之朝廷不得已從之李昊歸蜀知祥以為推官綱五月唐以王延鈞為威武節度使○唐兵討荆南不克引還○目江陵卑濕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唐主遣孔循往視之循至攻之不克說之不下又賜河南行營夏衣萬襲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亦不能得乃詔劉訓等

### 引兵還

綱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目楚王殷遣使人貢唐主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

胡寅曰

徐溫辭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貢物非也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凡可欲不能過也高氏輕吳

之心自此生矣

綱唐任圜罷○目圜性剛急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

券

券契也館穀所用飲食文書

出於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唐

主前聲色俱厲唐主退朝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

相樞密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唐主不悅卒從重誨議圍因求罷居磁州

綱唐以馬殷為楚國王○目殷始建國立宮殿置百官以姚彥章許德勳為丞相

綱唐蜀兵敗荆南軍取夔忠萬州○秋七月唐殺豆盧革韋

說坐前以三州與高季興也

綱唐流段凝溫韜於邊郡○八月契丹與唐修好

綱冬十月唐主如汴州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唐主遣兵討

之遂遣使殺任圜守殷自殺○目唐主如汴州至滎陽民間

訛言帝欲制置東方諸侯守殷疑懼判官孫晟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唐主遣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

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御營使石敬瑭將親軍倍道繼之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至圍聚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唐主至大梁守殷自殺乘城者望見乘輿相帥開門降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

綱唐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吳丞相徐溫卒○目溫子知

詢以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不如也嚴可求等屢勸溫溫以知誥孝謹不忍溫卒知詢亟歸金陵吳

主贈溫齊王謚忠武

綱唐以石敬瑭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十一月，吳王楊溥稱帝。以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

綱十二月，唐以周玄豹為光祿卿致仕。○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綱唐主立親廟於應州舊宅。自高祖以下皆追諡稱皇帝。

綱有年。是歲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

尹起莘曰：有年之書未易得也，而明宗兩見於策，孰謂五季而能有此得非存心仁厚，戢兵保民之效乎？  
綱戊後唐天成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二月，吳遣使如唐，不受。安

誨以楊溥抗禮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綱楚人擊荆南，敗之。○目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眾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綱夏四月，唐王都反，奚契丹助之。唐遣招討使王晏球等將兵討破之。○目義武節度使王都在鎮十餘年，自除刺史，租

綱鑑會編卷六十八 唐明宗  
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唐主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都陰爲之備，浸成猜阻。腹心和昭訓勸都爲自全之計，都乃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削奪官爵。以晏球爲招討使，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晏球攻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破之，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以爲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契丹亦發兵救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趙州刺史。未建豐，晏球至曲陽。王都悉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戰。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上都輕

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君報國之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擣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朱弘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

綱秋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擊走之，擒其將惕隱。○目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趙德鈞獻俘，諸將皆請誅之。唐主曰：「此曹皆鹵中驍將，殺之則鹵絕望，乃赦惕隱等五十人，餘六百人悉斬之。」

綱八月，唐以王延鈞爲閩王。

延鈞度僧二萬人，由是閩中多僧。



綱契丹遣使如唐。○九月唐溫韜段凝伏誅。

以韜發諸陵疑反覆並賜死

綱冬十一月唐立哀帝廟於曹州。○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

季興卒。

吳立其子從誨代之

綱己後唐天成四年吳太和元春二月唐王晏球克定州王

都伏誅獲禿餒送大梁斬之。○目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

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唐主遣使者趣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使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送大梁斬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

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入朝唐主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

綱三月唐主殺其子從璨。○目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為之屈因醉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

綱楚王殷以其子希聲知政事總諸軍。

綱夏四月唐以子從榮為北都留守從厚為河南尹。○目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聞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詰闕亦弗之罪及贇入為

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卽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媾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歎賞其言。而不能用。

綱唐以趙鳳同平章事。○目唐主問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唐主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韜繼麟等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歎息久之。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綱秋七月。唐以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目季興之叛唐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既襲位。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故有是命。

綱楚馬希聲殺判官高郁。○目初楚王殷用郁為謀主。國以富強。至是希聲矯殷命殺郁。誣以謀叛。族誅。殷聞之大慟曰。吾老政非己出。使勳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綱有年。○目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淡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

馮道笑立  
永祚三朝  
而海道心  
有可觀

惻農

念農疾苦

常謂道自是  
有見識字  
向人只是氣  
不足之身讀其  
特唐之二端  
如互起擊定  
在郊山下外

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未可似人瘠言

綱唐削錢鏐官爵○目鏐嘗遣安重誨書辭禮甚倨唐遣供奉官烏昭遇使吳越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鏐令子傳瓘上表訟冤不省

綱冬十月唐以康福為朔方節度使○目福善胡語唐主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汝

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遇害以福為之福見唐主泣辭唐主命更他鎮重誨不可唐主不得已遣將軍衛審崱等將兵萬人衛送之福行至方渠羗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又破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綱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目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知誥

患之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捐寶貨結勲舊知詢從之廷望至江都因知誥親吏周宗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

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以為統軍遣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又以廷望所告誥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之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語掠二只合飲之攘鍾趨出腦潰而卒

綱唐以李仁矩為保寧州印度使治閩○目安重誨使仁矩訶

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璋大懼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至是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綱鑑會編卷六十八

綱鑑會編卷六十九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後唐紀

明宗皇帝 下

綱庚唐長興元年○是寅歲凡四國三鎮 春三月唐董璋築寨劔門與孟知祥

上表拒命詔慰諭之○目璋與知祥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

於閩中建節綿遂鎮兵無不憂懼唐主以詔書慰諭之璋還

召武虔裕囚之閱民兵皆剪髮黥面於劔門北列烽火知祥

累表請雲安鹽監唐主許之

綱唐立淑妃曹氏為后○目初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唐

主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妃由是怨之

綱吳遣兵擊荆南不克○唐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從珂討平之○目初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矯唐主命諭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温使逐之從珂遣使以聞唐主以問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誘致彥温訊其事重誨固請發兵乃命西都留守索白通等將兵討之令必生致彥温欲面訊之從珂馳入自明唐主責使歸第絕朝請自通拔河中斬彥温唐主怒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耶且此皆非公輩意

也明日重誨白言之唐主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耶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閒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

綱秋八月唐告密人邊彥温等伏誅○目捧聖軍使李行德大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温告安重誨陰事安從進藥彥稠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勲舊耳唐主乃斬彥温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既而趙鳳復奏收行德及儉皆族誅之

綱唐以張延朗為三司使三司使之名始此○唐立子從榮為秦王

從厚為宋王○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目璋子光業為宮苑使璋與書使與樞要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

斜谷吾必反未幾朝廷遣兵戍閬州今保寧府光業請樞密承旨

李虔徽乞朝廷止此兵虔徽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遂反知

祥聞朝廷欲討兩川遣使約璋同舉兵璋引兵擊閬州知祥

遣其將李仁罕等攻遂州今遂寧縣侯弘實等會璋攻閬州

綱九月唐以范延光為樞密使○目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

惡之重誨懼表解機務求一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請

不已唐主遣使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公

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即奏大臣不可輕動乃以

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如故

綱董璋陷閬州唐將姚洪死之○目東川兵至閬州諸將請

浚溝高壘以挫之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

戰兵未交而潰璋晝夜攻之城陷殺仁矩初璋為梁將洪嘗

隸麾下至是將兵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厠城陷璋

讓之曰汝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璋先為汴人李讓家僮今

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我受汝

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才我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璋怒然

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唐主

置洪二子於親軍厚給其家

綱唐詔削董璋官爵遣天雄節度使石敬瑭討之夏魯奇副之以孟知

祥兼供○漢取交州○冬十月孟知祥兵圍遂州董璋攻利

州不克○唐誅董璋之子光業夷其族○董璋兵陷徵合巴

蓬果五州○十一月孟知祥兵陷黔州○楚王馬殷卒謚武穆

綱監會編卷六十九 唐月宗 長興元年

五百〇四

子希聲嗣。○**目**殷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卒，希聲襲位，去建國之制，希聲居喪無戚容，葬殷之日，頓食雞臠，音盤數盤，其臣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綱**唐削孟知祥官爵，并討之，攻劔州，不克。○**目**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王思同、趙在禮引兵出馬頭山後，在今閬中縣東南過劔門之南，還襲劔門，克之，殺

東川兵三千人，據而守之。弘贄等破劔州，而大軍不繼，乃還保劔門。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懼曰：董公果誤我，遣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倍道赴劔州，趙廷隱繼之。及聞官軍復保劔門，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劔門，徑據劔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亦須解遂州之圍，如

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今乃東歸劔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董璋遣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劔州。

**綱**契丹東丹王突欲奔唐。○十二月，唐石敬瑭攻劔州，不克。○唐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目**石敬瑭征蜀，未有功，民疲於轉餉，聚為盜賊，唐主憂之，重誨請自往督戰，拜辭便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不可勝紀。時唐主已疎重誨，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出，乃敢奏論蜀不可伐，唐主頗然之。

**綱**辛唐長興二年○是春正月，孟知祥兵陷遂州，唐守將夏

魯奇死之。○唐召安重誨還，二月，石敬瑭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目**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重誨，連得大

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妻子羅拜奉酒進食禮甚謹重誨爲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旣去弘昭卽奏重誨怨望恐奪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恐將士疑駭宜迎止之敬瑭大懼卽上言重誨至恐有變宜急徵還詔從之敬瑭以遂闡旣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弘昭不納重誨懼馳騎而東兩川兵追敬瑭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爲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綱**孟知祥兵陷忠萬夔州○唐以安重誨爲護國節度使○**目**趙鳳言於唐主曰重誨陛下家臣終不叛主但不能周防爲人所讒唐主以爲朋黨不悅

**綱**吳以宋齊丘爲右僕射致仕○**目**徐知誥欲以齊丘爲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爲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應天寺啓求隱居吳王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入山敦諭齊丘始還除右僕射致仕

**綱**唐賜契丹突欲姓名李贊華以爲懷化節度使○唐以李從珂爲左衛大將軍復錢鏐官爵○唐以李愚同平章事○

夏四月唐以德妃王氏爲淑妃五代史王氏邠州餅家子有美色號花見羞少爲梁故將

劉鄩侍兒鄩死王氏無所歸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主氏素得鄩

綱監會編卷六十九 唐月宗 長興二年 五



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夫人曹氏為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欲立為后而不果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

綱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唐以趙延壽為樞密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使○唐罷麴稅○唐以宦者孟漢瓊為宣徽使○目時范延光趙延壽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每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綱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目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許之以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重誨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崇贊等至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此為人所使耳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

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唐主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於庭下重誨驚降階荅拜從璋奮擲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擲殺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

尹起莘曰重誨專愎不為無罪然明宗始焉不聽其去終焉又誣而族之故書殺書爵書致仕明其既已謝事而猶不得其死也嗚呼仕於亂世其禍如此士君子可不相時而動乎

綱唐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目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今已伏辜孟知祥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

公親戚皆完固璋已族滅尚何謝為由是復為怨敵

綱六月閩作寶皇宮○目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等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

綱秋九月唐敕解縱五坊鷹隼○目敕解縱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矣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畝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此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

綱冬十月唐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十一月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知誥之子為司徒輔政○目知誥表請歸老金陵故有是命以王令謀宋齊丘並同平章事以佐景通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陳覺議

時事以國中屢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

綱王唐長興三年○是春正月唐遣兵擊党項破之○二月

唐初刻九經板印賣之學者得書之易自此始○唐賜高從誨爵渤海

王○三月吳越王鏐卒謚武肅子傳瓘嗣○目鏐寢疾謂將吏

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

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

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

十一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陸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

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

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更名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

初刊九經

後

綱鑑會編卷六十九 唐明宗  
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

綱夏四月董璋襲西川五月孟知祥擊敗之璋為其下所殺  
知祥遂取東川○目璋之起兵也范延光言於唐主曰若兩  
川併於一賊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主以為然未  
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  
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眾陛下不屈意撫  
之彼則無從自新唐主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  
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環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  
謝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綱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八月弟希範代之○唐  
以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唐詔孟知祥補兩川節度使以

下官○吳徐知誥廣金陵城

綱九月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目澄  
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澁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  
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蝨  
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澁可畏四民遷業澁可畏上下相  
徇澁可畏廉耻道消澁可畏毀譽亂真澁可畏直言蔽聞澁  
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澁可畏者願陛下修而勿  
失唐主優詔獎之

綱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目秦王從榮喜  
為詩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  
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

敬瑭幸  
業奉此

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輕佻峻急，驕縱不法。敬瑭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敬瑭亦不欲與從榮共事。會契丹入寇，唐主命擇帥。范延光等皆推敬瑭，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委瓌。

綱癸唐長興四年閏壬王延鈞龍  
綱已啓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更名璘。○日聞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即皇帝位。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綱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彥超代之。○三月唐以李彥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彥超拒命。

綱唐以孟知祥為蜀王。○唐以劉瓚為秦王傅。○日王府參

佐皆輕脫，諂諛攢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綱唐立子從珂為潞王，從益為許王。○閩地震。書法綱目書

自是無書矣○日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庫陋。至是大作宮

殿，極土木之盛。

綱吳徐知誥營宮城於金陵。宋齊丘勸知誥徙吳王都金陵

誥欲王金陵決矣

綱秋七月唐安從進討李彥超，不克，引還。○日從進攻夏州

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彥超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無以充朝廷貢

賦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幸與表聞許其自新詔從進引兵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

綱唐賜在京諸軍優給○目唐主暴得風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故有是賜賞資無名士卒益驕

綱唐以錢元瓘為吳王○目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元瑋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瑋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瑋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綱閩以薛文傑為國計使○目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閩主璘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

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將治之光怨怒帥其眾叛奔吳

綱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一月之間再行優給用度益窘

綱唐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目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從榮為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上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以白上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

綱唐以趙延壽為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目秦王

從榮每入朝。從牙兵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唐主以爲見已病而求去。甚怒。齊國公主復爲延壽請。乃有是命。弘昭復辭。唐主叱之。乃不敢言。

綱唐遣使如吳越。○目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風飄至天長。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旣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

綱閩王璘殺其從子繼圖。○目薛文傑說閩王抑挫宗室。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綱冬十月。唐以范延光爲成德節度使。馮贇爲樞密使。○目

唐主以康義誠爲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餞延光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故延光言及之。

綱唐以李彝超爲定難節度使。彝超上表謝罪也。

綱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目唐主疾作。大漸。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日。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

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康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贇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對。監門曰：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

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卽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唐主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時？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徵之。追廢從榮爲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自非與之同謀，豈得一切誅之？於是流貶有差。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趙遠諫曰：大王勿謂父子至親爲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爲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

人不可及

綱唐主亶殂。○目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

胡寅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賊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

綱閩主璘殺其樞密使吳勗。○目閩主好鬼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璘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文傑惡勗，語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主上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明日使韜言於璘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以銅釘釘其腦，而勗果以頭

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治之。勗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蔣延徽引兵會攻建州。璘遣使求救於吳越。

綱十二月，唐主從厚立。○目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胥吏小人，其亂可坐俟也。

閔帝諱從厚，明宗第五子。初封宋王，繼明宗而立。在位四月，潞王從珂反，出奔，被害。年無考。

綱甲唐閔帝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主從珂清太元年蜀春

正月，唐以高從誨為南平王，馬希範為楚王，錢元瓘為吳越王。○唐以李重吉從珂子為亳州團練使。○目潞王從珂與石

綱監會編卷六十九 唐閔帝 應順元年 九 堊



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各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及明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從珂陰事於是朱馮不欲重吉典禁兵出爲亳州團練使

綱吳人攻閩建州不克○目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遣兵救建州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軍中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鬻食之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疎濶更爲之形如木櫃

攢以鐵錠內向動輒觸之旣成而首自入焉并誅盛韜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忌之遣使召歸閩人追擊敗之知誥貶延徽官遣使求好於閩

綱蜀王孟知祥稱帝

知祥以趙季良爲司空平章事

綱吳徐知誥黜其押牙周宗爲池州副使尋復召之○目吳人多不欲遷都者宗亦言勞費甚大且違衆心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齊丘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我老矣奈何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齊丘以宗先己心疾之手書切諫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司馬

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丘。

**綱**唐以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目**朱弘昭馮贇不欲敬瑭久在太原徙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旣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麓率樂禍前代安重誨而殺之從珂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觀察判官馮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道過京師臨喪赴鎮而已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從珂乃移檄隣道言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

入朝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隣藩以濟之以西都畱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使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爲一時之叛臣况事未必成乎遂執其使以聞他使亦多爲鄰道所執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請以王思同爲統帥尹暉楊思權等爲偏裨安彥威爲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張虔釗孫漢韶張從賓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

綱鑑會編卷六十九 唐昭宗  
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虔釗褊急。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從珂。以幅紙進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爲節度使。從珂卽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等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兵而降。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之貨。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值以給之。思同等至長安。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

綱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爲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目從珂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

孔目官劉延朗爲腹心。從珂至長安。劉遂雍劉鄩之子迎謁。率民財以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奔還。中外大駭。唐主不知所爲。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朱弘昭。馮贇大懼。康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己功。乃曰。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以圖後效。幸陛下勿以爲憂。唐主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唐主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軍士益驕。無所畏忌。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爲秦王從榮所厚。及從榮勒兵天津。洪實首擊之。義誠由是恨之。唐主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

誠怒曰洪實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唐主聞召而訊之竟不能辨遂斬洪實軍中益憤

綱唐潞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目從珂至昭應

今臨潼縣聞前軍獲王思同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

也前軍執思同至從珂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

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欲宥

之而楊思權之徒耻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妓妾屢言

於劉延朗曰若畱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

及其妻子從珂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綱唐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目從珂至閩鄉

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之皆迎降無一人戰者義誠引兵發

洛陽詔以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書潛布腹心

矣從珂至靈寶安彥威安重霸皆降惟寶義節度使康思立

謀固守陝城從珂前鋒至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

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士卒爭出迎思立不

能禁亦出迎從珂至陝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

贇兩族不赦義誠所部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

降義誠麾下纔數十人亦因候騎請降

綱唐主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殺其從騎○目

唐主聞潞王至陝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

向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於第傳二人首於從珂唐主

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為先置漢瓊單騎奔陝初唐主密與

慕容遷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及是以五十騎出門。謂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爲團結。而竟不行。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變。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王上失守社稷。人臣推君侍奉。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

馮道賣國

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道等卽紛然而去。旣而從珂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盧導過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四月。唐王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瑭聞康義誠叛去。俛首長嘆數四。乃見衛州刺史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其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瑁。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爲辭。是直欲附

賊賣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鬪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陽。

綱唐孟漢瓊詣潞王從珂降。從珂誅之。○目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於從珂有舊恩。至澠池西。見從珂大哭。欲有所陳。從珂曰。諸事不言可知。卽命斬於路隅。

綱唐興元今南鄭縣武定今洋縣兩鎮降蜀。○目張虔釗之討鳳翔

也。畱武定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釗敗歸。與漢韶舉兩鎮之地降蜀。

綱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目從

珂至蔣橋。百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從珂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宜卽帝位。乃卽位於柩前。從珂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唐主怒。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唐主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

儻者預借五月儻值從之。

**綱**唐主從珂弒鄂王從厚於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目**王弘贇遷唐閔帝於州解。唐主遣弘贇之子巒往醜之。閔帝不飲巒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孔妃孔循之女閔帝正妃尚在宮中。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

**綱**唐康義誠伏誅。夷其族。○唐賜將士緡錢有差。○**目**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唐主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

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爲主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爲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物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唐主患之。學士李專美夜直。唐主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爲我謀此。留才安得施乎。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

何必踐初言乎。唐主以為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唐主剛嚴，有悔心，故也。

綱五月，唐以韓昭胤為樞密使，劉延朗為副使。○唐復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目唐主與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然素不相悅。至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佐皆勸畱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復遣之。

綱唐以馮道為匡國州今同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唐復以李從暉為鳳翔節度使。○目唐主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

節度使李從暉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從暉鎮鳳翔，許之，故有是命。

綱吳徐知誥幽其王之弟臨川王濛於和州。○目知誥將受禪，忌濛遣人告濛過犯，降封歷陽公，幽於和州。

綱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顛同平章事。○目劉昫苛察，李愚剛備論議多不合，至相詬罵，事多凝滯。唐主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皆以尚書左丞姚顛、太常卿盧文紀、秘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筭挾之，得二人，乃有是命。

綱蜀主知祥殂，子昶立。○目蜀主得疾踰年，至是增劇，立子仁贊為太子，召司空趙季良、節度使李仁罕、趙廷隱、樞密使



王處回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秘不發喪。處回夜啓義興門告。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強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仁贊更名昶。卽位。

綱八月。唐詔蠲逋租三百三十八萬。○日初。唐主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數。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請察其可徵者。徵之。無可償者。悉蠲之。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綱唐李愚劉昫罷。○冬十月。蜀殺其中書令李仁罕。徙其侍

中李肇於邛州。○日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托。求判六軍。蜀主不得已。從之。肇聞蜀主卽位。不時入朝。旣至成都。又稱足疾。不拜。或怨仁罕。譖其有異志。蜀主因仁罕入朝。令武士執而殺之。是日。肇始釋杖而拜。蜀主罷其節鎮。徙之邛州。

綱十一月。吳徐知誥召其子景通。還金陵。畱景遷江都輔政。

○唐葬鄂王於徽陵城南。

徽陵明宗墓也。封纔數尺。觀者悲之。

廢帝

諱從珂。木姓。王氏鎮州平山人。明宗養以爲子。初封潞王。旣而廢。閔帝自立。未幾。石敬瑭兵入。自焚。

死在位二年。壽四十五。

綱

乙未。唐清太二年。吳天祚元年。閩永。

春二月。唐夏州節度使

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蜀主尊其母李氏爲太后。

后本唐莊宗後。

宮以賜孟知祥者。

○閩主璘立其父婢陳氏爲后。○日陳氏本太祖

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王嬖之。立以為后。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

綱三月。唐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唐詔開言路。○目太常丞史在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馬肩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乃下詔曰。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綱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目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景遷。謂曰。吾少時與宋子嵩齊丘字論議。好相詰難。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

綱夏六月。契丹侵邊。唐北面總管石敬瑭將兵屯忻州。○目

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對客常稱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舜請誅其唱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唐主聞。益疑之。

綱秋七月。唐遣北面副總管張敬達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

綱冬十月。閩李傲弒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目初閩主璘。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臥內。璘晚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可殷嘗潛皇城使李傲於璘。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皆恨之。璘疾甚。傲使人殺可殷。陳后訴之。璘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傲懼而出。

俄引步兵鼓譟入宮。璘匿帳下。亂兵刺殺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鵬卽位。更名昶。遣使奉表於唐。立父婢李春燕爲賢妃。尋立爲后。

綱荆南梁震退居士洲。○目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何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固請退居。從誨爲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

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綱吳中書令徐知誥自加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

綱十一月。閩李倣伏誅。○目倣專制朝政。閩主昶與林延皓等圖之。至是倣入朝。執斬之。梟首朝門。暴其罪惡。以六軍判官葉翹爲內宮宣徽使。翹博學質直。閩主璘擢爲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旣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日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卽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

已而放歸以壽終。

綱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空。○目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綱閩以陳守元為天師。

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

綱丙唐清太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春。○是歲唐亡。晉興。凡五國三鎮。

正月唐以呂琦為御史中丞。○目唐主以于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敬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眾人。一槩觀望。計將安出。琦曰。河

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若與契丹和親。彼必歡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二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喜。久之。以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羹糶。不亦辱乎。又鹵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變。一日急召琦崧。盛怒責之。二人拜謝無數。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為人主邪。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遂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疎之也。

綱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鑑初唐主欲使敬瑭移鎮鄆州。李崧呂琦等力諫。以為不可。薛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且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唐主大喜曰。卿言殊豁我意。成敗我決行之。即為除目。

付學士院使草制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制出兩班相顧失色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于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卒以河東相授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愛婿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近在雲應二州名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

嗣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抵地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招討使帥諸將討之

綱唐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以應河東詔范延光討之○秋七月唐殺石敬瑭子弟四人○唐克魏州

綱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目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許傾國赴援

唐高祖借兵突厥其派毒至石敬瑭而極矣石晉開割地之端

丁奉曰

幽薊十六州陷於腥羶者四百三十二年是固敬瑭之罪其實桑維翰之謀也敬瑭以此而得國維

翰以此而得相君臣富貴纔踰十年而卽遭契丹之毒吻敬瑭絕嗣而國亡維翰身誅而家滅故古人重歎作備者之無後也

綱八月唐張敬達攻晉陽不克城中亦日窘糧儲浸乏

綱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主

自將次懷州○鑑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楊武谷在

朔州南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至晉陽屯於虎北口與

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

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

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

斷而為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敬達等收餘眾

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

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

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雁

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

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若不乘此

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敬瑭歎伏引兵會圍晉

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

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

遣使告敗唐主大懼遣符彥饒將兵屯河陽詔天雄范延光

盧龍趙德鈞耀州潘環共救晉安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

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北行唐主本不

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皆勸行唐主不得已發洛陽

謂盧文紀曰朕排眾議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遣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法唐王至河陽心憚北行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唐王命議近臣可使北行者以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乃遣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王至懷州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贇華為契丹王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王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

亦解圍之一策也唐王浚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王幽沮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綱冬十月唐括民馬籍義軍以拒契丹○目用張延朗之謀也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綱十一月唐以趙德鈞為行營都統○目初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至是趙延壽遇德鈞於西陽悉以兵屬焉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栢谷口在祁縣

綱契丹立石敬瑭為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目契丹王謂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

東人立華王  
大怯

自生正元山  
前山後十六山  
皆為林有

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築壇

即位。割幽今燕薊今屬順瀛今河莫廢城在今涿今屬順檀

今密順今順新今保媯今延儒後唐所置亦武今宣雲今大

應今屬大寰亦後唐所置朔屬二州今俱十六州。以與契丹。

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

綱唐趙德鈞降契丹。契丹不受。○目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

德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子能却胡寇。雖欲代我位。我亦

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不悅。密以金帛賂

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即以見兵。南平洛陽。契丹主自以淡

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

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

契丹主。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

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綱唐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於契丹。○目晉安被圍

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無功。芻糧俱竭。馬死。則

食之。援兵竟不至。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

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

敗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今援兵且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

盡。勢窮。諸君斬我出降。未為晚也。至是。光遠斬敬達首。帥諸

將降於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

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

綱監會編卷六十一

唐史

清太三年

三

愚



綱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

契丹○綱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於團栢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  
丹主指晉主兄子重貴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  
留守以契丹將高謨翰為前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栢與唐兵  
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張延  
朗劉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敬瑭即位楊光遠降眾議車駕  
宜幸魏州唐主召李崧謀之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  
陽大震唐主還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河陽舊有三城晉主至潞  
州趙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鎖之送歸國德鈞見述  
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

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  
為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我兒將  
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  
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  
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  
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  
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  
德鈞益慙自是不多食踰年而卒

綱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目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  
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  
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因泣別曰世世

子孫毋相忘也。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

綱唐晉州軍亂，逐守將高漢筠。○唐主還洛陽。○目命萇從

簡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殺李贇、華於其第。

綱晉主至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迎降。

綱唐主從珂自焚，殂。晉主入洛陽。○鑑唐主又與宋審虔等

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晉軍。唐主遂與曹太

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

后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

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

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晉主命劉知遠部

後唐王氏正

馮道又相  
晉五代歷  
數窮短馮  
道相運窮  
長在

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  
敢犯令初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  
之外盡收取之晉主以是恨之收付御史臺斬之既而選三  
司使難其人晉主甚悔之

綱十二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晉  
以周瓌為三司使不拜○目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

避事猶勝冒寵獲辜許之

綱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文進聞晉主為契丹所立故奔吳○高麗擊

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右後唐四主合十四年

綱鑑會編卷六十九

綱鑑會編卷七十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後晉紀 石氏從太原起事太原治晉陽契丹遂以晉命之故國號曰晉

高祖皇帝 諱敬瑭姓石氏父臬振雞本出沙陀不知其得姓之所自始仕唐為河東節度使與路王

有隙拒命臣鹵契丹立之為帝在位七年崩壽五十一

綱 丁晉天福二年南唐烈祖徐誥昇元元年○是歲吳亡 西晉蜀漢閩南唐代吳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凡三鎮 春

正月晉以李崧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目

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反側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

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以撫

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

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國中稍安。

綱吳徐知誥建齊國於金陵。○目知誥以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不許其子弘祚勸之不得已與德誠表吳主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爲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爲內樞使。

綱三月吳越王元瓘殺其弟元珣元球。○目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球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元瓘立元球恃恩驕橫或告元球與兄元珣有異謀元瓘忌之並見殺。

綱晉葬故唐主於徽陵南。

或得路王齊及嗣骨詔以王禮葬

綱夏四月晉遷都汴州。○目范延光將作亂會晉主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綱吳徐知誥更名誥。○五月吳與契丹通使修好。○目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綱六月晉范延光舉兵反遣楊光遠等討之。○目詔白奉進屯白馬津楊光遠屯滑州杜重威屯衛州延光遣馮暉孫銳將步騎二萬抵黎陽口。

綱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張誼爲左拾遺。○目凝署其門。

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於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起戎心。晉主浹然之。

綱：晉魏府部署張從賓反河陽，入東都。○目：從賓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之，從賓遂與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入洛陽，殺皇子東都留守重義，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羽檄縱橫，從官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綱：秋七月，張從賓攻晉汜水關。○目：晉主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

待之，不可輕動，乃止。

綱：晉義成節度使符彥饒舉兵反，指揮使盧順密討平之。○

目：白奉進斬軍士夜掠者五人，二隸彥饒，彥饒怒，明日奉進詣謝，彥饒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諸軍誼譟，不可禁止。順密攻牙城，執彥饒，送大梁，斬之。時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於劉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浹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幘，被擒，左右請糴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綱：晉楊光遠敗魏兵，杜重威等克汜水，張從賓伏誅。○目：從

賓敗走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館  
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  
繼祚妻子范延光知事不齊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  
待罪不許

綱吳徐誥稱帝國號唐奉吳主為讓皇○目加宋齊丘大司  
徒齊丘以不得預政事心慍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  
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  
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  
絕其昏唐主不從立王后宋氏為皇后以景通為吳王更名  
璉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吳自  
楊行  
密至楊溥凡四王楊溥  
始稱帝僅十一年而亡

遼

綱契丹改號遼○目改元會同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  
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

綱戊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  
戊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二月晉詔求直言○目左

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  
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乃  
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晉主樂聞讜言詔百官各  
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御札趣  
之河南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  
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孝文之露臺請俟海  
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

綱三月晉禁民作銅器○目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

天福三年

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有銷錢為器故禁之

綱夏五月唐主誥遷故吳主於潤州○秋七月晉作受命寶

文受天明命○八月晉上尊號於契丹○目以馮道為冊禮

始于此  
趙宋禍根

使晉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於道

綱九月范延光復降於晉晉以為天平節度使○目晉主以

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

汝白日在上我無以享國延光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

矣乃撤守備是月遣牙將奉表待罪詔釋之楊光遠表乞入

朝制以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

綱晉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冬十月契丹加晉主尊號

○晉停兵部尚書王權官○目晉主因契丹加己尊號至是

遣權使契丹稱謝權耻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

乃辭以老疾晉主怒停權官

綱晉樞密使桑維翰罷○目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

使至是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

遠圍廣晉奏請多踰分維翰獨以法裁折之范延光降光遠

密表論執政過失晉主不得已罷崧維翰以處讓代之

綱交州亂漢王龔遣其子弘操將兵攻之敗死○目先是著

作佐郎侯融勸龔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屍

綱楚王夫人彭氏卒○鑑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

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為長夜之飲內外無別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

綱十一月晉冊閩王昶為閩國王不受○目昶以既襲帝位辭冊命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晉使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

綱晉建鄴都置彰德永清軍徙澶州城後唐以魏州為興唐府晉改曰廣晉至是

又稱鄴都即今之大名府也彰德軍治相州永清軍治貝州○目晉主患楊光遠跋扈難

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眾加光遠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常蓄異志

綱晉范延光致仕○晉聽公私自鑄錢○故吳主楊溥卒唐

追諡曰睿皇帝

綱己晉天福四年閩主曦永隆元年○春正月晉以馮暉為亥是歲南唐復姓李氏凡五國三鎮

朔方節度使

綱唐主徐誥復姓李氏更名昇○目唐羣臣屢表請唐主復

姓李立唐宗廟唐主從之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

非古遂不受又不以外戚輔政宦官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

及也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刻

軍安得羨餘耶改太祖廟號曰義祖為李氏考妣發哀斬衰

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

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

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請於太廟正殿後

別建廟祀義祖唐主曰鄉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得啓此中

綱監會編卷七十 晉高祖 天福四年 六



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

綱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目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無大功耻與之同列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謂趙瑩曰知遠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餘萬所攻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

綱夏四月晉廢樞密院○目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晉主懲安重誨專橫卽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勲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

綱閩王昶殺其叔父延武延望○目巫者林興託鬼神語云二人將爲變昶不復詰使興殺之并其五子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綱唐主遷故吳主楊氏之族於太州

號永寧宮防衛甚嚴

綱秋七月晉以皇甫遇為昭義節度使。○目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強馬壯則為之耳所奏請多踰分為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晉主以遇與重榮姻家徙鎮昭義。

綱晉以桑維翰為彰德節度使。楊光遠論之晉主不得已出之

綱閩王曦弒其主昶而自立稱藩於晉。○目初閩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昶立更募壯士為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甚厚二都怨望將作亂昶好為長夜之飲強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叔父延義陽狂以避禍昶賜以道士服幽於私第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遇二人怨之又欲誅重遇重遇帥二都兵迎延義共攻昶

昶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宸衛戰敗奉之出北關至梧桐嶺眾稍逃散延義使人追及於村舍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皆死延義自稱閩國王更名曦。

綱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目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遇無比。

綱晉以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書法書唐何予存厚也不絕唐祀晉於是為庶幾矣

綱冬十月吳越王夫人馬氏卒。○目初武肅王鏐禁中外蓄聲妓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於鏐鏐喜乃聽元瓘納妾生弘侗弘佐弘俶等數人夫人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

規歷代成  
規歷代成  
規歷代成

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綱庚晉天福五年○是春二月晉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

綱子歲凡五國三鎮 晉主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

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淡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

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晉主悅

綱楚平羣蠻立銅柱於溪州 楚王希範自謂伏波之後

綱閩王曦遣兵擊其弟延政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

夏五月延政擊却之○綱曦驕淫苛虐建州刺史延政數以

書諫之於是兄弟積相猜恨治兵相攻延政乘勝取永平順

昌二城自是建兵始盛吳越將仰仁詮等兵至延政奉牛酒

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延政懼遣兵出擊大破之

綱秋七月晉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綱延

光請歸河陽私第重載而行光遠利其貨且慮為患奏宜除

之不許請赦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

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爾父子何得如此承

貴以白刃驅延光擠於河奏云實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憚光

遠之強不敢詰

綱晉詔諸州倉吏貸死抵罪○綱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

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

各痛懲之

綱晉以楊光遠為平盧節度使○綱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

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

綱晉高祖天福五年

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徙光遠鎮青州。

綱冬十月。晉以閩王曦為閩國王。

綱辛晉天福六年。是春正月。閩以王延政為富沙。今建寧府。王

綱夏四月。唐遣使如晉。○目唐王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

求假道以通契丹。不許。自黃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

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

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

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

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綱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

○鑑重榮耻臣契丹。上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

始之居唐  
非也  
言却星  
老成謀國  
王道

中國以媚無厭之鹵。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

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

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

愈重。議者以歲致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

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

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

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內無憂。民有餘力。

然後觀釁而動。動必有成矣。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

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綱閩王曦殺其兄子繼業。○目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

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昇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

貶漳州司戶。

綱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目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以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為晉陽李氏贅壻。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眾心大悅。

綱閩王曦自稱大閩皇。○目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綱八月。晉以杜重威為御營使。○目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以為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綱晉主如鄴都。○目帝以詔諭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

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

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與通謀。

綱吳越王元瓘卒。謚文穆子弘佐嗣。○目弘佐溫恭。好書禮士。

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問倉吏蓄積幾何。對曰。十年。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綱冬十月。晉劉知遠招納吐谷渾白承福等。徙之內地。○目知遠遣親將郭威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重榮勢大沮。

綱閩王曦稱帝。○十一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目晉主之發大梁也。和凝知從進必反。請密畱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畱守鄭王重貴。至是。從進舉兵。重貴遣高行周。

此在何處  
是榮也

張從恩等討之從進遇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奔還襄州。

綱唐定田稅。○目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頰用鐵盞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畧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租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歛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

綱十二月晉安重榮反晉遣杜重威討破之。○目晉主以重威為招討使與重榮遇於宗城。宗廣今縣西南再擊之不動懼欲退指揮使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重威從之。

鎮人稍却官軍乘之鎮人大潰重榮走還嬰城自守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

綱漢主龔更名龔。○目漢主寢疾有胡僧謂龔名不利龔乃自造龔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

綱晉主晉主重貴立○漢春正月晉師入鎮州安重榮伏誅。○目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晉主函重榮首送契丹。

綱晉以王周為彰義節度使。代張彥澤○晉以杜重威為順德節度使。○目晉改鎮州成德軍為恒州順德軍重威表王瑜為副使瑜為之重斂於民恒人不勝其苦。

綱唐以宋齊丘知尚書省尋罷之。○目齊丘固求預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數月親吏盜官錢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其吏齊丘稱疾請罷從之。

綱夏四月晉貶張彥澤爲龍武大將軍。○目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晉主以其有軍功釋不問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疏奏畱中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閣極論彥澤之罪敕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奏請論如法晉主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晉主拂衣起入禁中旣而有是命。

綱漢王龔殂子玠立。○目龔爲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爲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宦者大盛及殂長子弘度卽位更名玠以弟弘熙輔政。

綱五月唐以宋齊丘爲鎮南節度使。○目齊丘旣罷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爲三公亦足矣齊丘曰臣爲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

怨可乎乃以鎮洪州

綱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目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悒成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道與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是日即位。延廣始用事。初高祖疾亟。有旨召劉知遠輔政。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之。

綱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州兵於尤口。○晉以景延廣為侍衛都指揮使。○八月晉討襄州拔之。安從進伏誅。○閩主曦殺其從子繼柔。○目曦宴羣臣於九龍殿。繼柔不能飲。私減其酒。曦怒殺之。

綱唐行昇元條。○目唐主自為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刪定為昇元條三十卷行之。

綱閩以余廷英同平章事。○目曦以同平章事。余廷英為泉州刺史。有罪。以屬吏廷英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未幾復召為相。

綱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

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

綱十一月晉復行官賣鹽法。○目先自河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言事者謂民坐私販。抵罪者眾。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直錢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十錢。至是三司董遇。



欲求羨利乃重征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始絕官復自賣而食鹽錢斂之如故

綱十二月閩以李仁遇同平章事○目仁遇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與李光準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翰林學士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曦欣然命捧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之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出帝

名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初封齊王高祖殂馮道等立之在位四年契丹執之以歸徙之黃龍府至

周顯德中猶存

綱癸晉王重貴仍稱天福八年○南唐元宗璟保太元年殷卯王延政天德元年漢王晟乾和元年○是歲并殷凡

六國三鎮春二月晉王還東京○目晉王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

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極言不可馮道依違其間晉王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王頗然之

綱唐王昇殂○目唐王嘗餌方士丹浸成躁急疽發背召齊王璟入侍疾謂之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

綱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目延政國小民貧軍旅不息同平章事楊思恭善聚斂得幸國人謂之楊剝皮綱晉以桑維翰為侍中○唐王璟立○目唐王為人謙謹不

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王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初，唐主爲齊王，知政事，每有過失，常夢錫嘗直言規正，始雖忿懟，終以諒直多之。及卽位，許以爲翰林學士。齊丘之黨疾之，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節度使王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惟事夢錫。如在朝廷，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爲才，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皆依附覺，與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謂爲五鬼。

綱漢晉王弘熙弑其主玠而自立，更名晟。○目玠驕奢，不親政事，居喪無禮，左右忤意輒死，嘗猜忌諸弟。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以成其惡。玠好手博，弘熙令指揮使陳

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手博。漢主與諸王宴而觀之，至夕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弘熙卽位，以越王弘昌爲太尉，道庠等皆受厚賞。

綱閩主曦立尚氏爲賢妃。○目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欲宥，則宥之。

綱夏五月，殷削其平章事，潘承祐官爵。○目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蕩滅天理，一也。賦斂繁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怨歸於上，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將攻臨江，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八也。卽位未嘗與鄰通使，九也。

宮室無度十也延政大怒削其官爵

綱漢王晟殺其弟弘杲○目晟既立國中議論洶洶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王令思潮等斬之於是漢王謀盡誅諸弟越王弘昌賢而得眾尤忌之

綱秋七月唐王立其弟景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目唐王

緣烈祖意約次傳位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

綱九月晉執契丹回圖使回轉移也圖規也說見荀子喬榮既而歸之○

目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王囚榮於獄凡契丹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

挑學

延廣狂  
踪人徒  
憤國事

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爾王先帝為

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

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隣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

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

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

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王

契丹王太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桑維翰

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晉王以延廣有定策功

故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

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以

備契丹

英雄冷眼  
已空矣

綱冬十月晉王立其叔母馮氏爲后。○目初高祖愛少弟重  
肩養以爲子娶馮濛女爲其婦重肩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  
色晉王初立納之至是立以爲后頗預政事兄玉時爲鹽鐵  
判官擢爲端明殿學士與議政事

綱十二月晉楊光遠誘契丹入邊。○目初高祖以馬三百借  
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告契丹以晉境大饑攻之  
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  
經畧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延壽信之爲盡力朝廷聞  
其謀頗備之

綱唐以宋齊丘爲青陽公遣歸九華。○目唐侍中周宗年老  
恭謹齊丘樹黨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齊丘

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卽從之仍賜號九  
華先生封青陽公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  
公而憤邑尤甚

綱晉旱水蝗民大饑。○目時官括民穀督責嚴急民餒死者  
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民穀杜  
威避諱去重字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

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闔境  
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爲奏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爲觀察  
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爲乎

綱楚作九龍殿。○目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楚王希範奢  
欲無厭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

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爲一龍。其幞頭脚長尺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於賦斂，民多逃去。希範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又聽人入財拜官，富商大賈布列在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強者爲兵，惟貧弱受刑。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遊遨，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讐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覆國。』願罷輸米之令，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希範大怒，恒謂客將曰：『王逞欲而復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初八卷

綱甲晉開運元年○是歲  
辰凡六國三鎮圍亡  
春正月，契丹陷晉貝州，權知州事吳巒敗死，晉遣兵禦之。

綱唐主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既而罷之。○目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二王，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請敕齊王參決庶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主從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侍衛都虞候賈崇極論之。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歡笑。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陳後主景陽樓下有井，隋兵至自投井中。唐主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耶？」晟遽罷之。

綱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契丹○  
目時用兵方畧號令皆出景延廣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  
雖天子亦不能制

綱二月契丹渡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  
敗走○晉詔劉知遠擊契丹知遠屯樂平不進

綱楊光遠圍晉棣州大敗走還○三月契丹攻晉澶州不克  
引還○目契丹主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晉主督軍  
與戰卻之契丹引去景延廣不敢追契丹北歸所過焚掠民  
物殆盡

綱漢主晟殺其弟越王弘昌○閩指揮使朱文進弒其主曦  
而自立○目朱文進連重遇既弒昶懼國人之討相與結婚

以自固曦果於誅殺二人大懼李后妒尚賢妃之寵欲殺曦  
而立其子因激二人弒曦於馬上召百官告之曰天厭王氏  
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  
帥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五十餘人  
皆殺之以重遇總六軍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  
文進不克文進以黃紹頰爲泉州刺史

閩自王審知至曦五  
易位王延鈞始稱帝

凡三王合十  
二年而亡

綱晉籍鄉兵

每七戶共出兵械  
資一卒號武定軍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

延廣爲西京畱守○目延廣旣爲上下所惡晉主亦憚而出  
之

綱晉遣使分道括率民財○目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

綱鑑會編卷之十一  
晉書  
四十七  
入民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判官盧億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延廣慚而止

綱晉遣李守貞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不克

綱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目道雖爲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爲匡國節度使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乃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綱晉滑州河決發民塞之○目旣塞晉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記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晉主乃止

綱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杜威爲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目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畧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召學士使爲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耳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材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畧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亦以是少

之契丹之入寇也。晉主再命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其有異圖，密謀大討，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疎，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何憂乎？」  
綱朱文進稱藩於晉，晉以爲閩國王。○冬十一月，閩泉州牙將留從効等誅朱文進所署刺史黃紹頗，傳首建州。

綱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劫其父以降。○目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契丹援兵不至，光遠子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門納官軍。

綱殷遣兵討朱文進，唐遣兵攻殷。○目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募兵攻泉州，留從効與戰，大破之。殷主延政遣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文進求救於吳越。初，唐翰林學士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爲賈人習福建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擊延政，唐主以邊鎬爲行營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屯蓋竹，聞泉漳汀降於殷，退保建陽。循屯邵武，邵武民執循送建州，斬之。

綱閩月，晉李守貞殺楊光遠。○目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綱閩人討朱文進，誅之，傳首建州。○目殷吳成義聞有唐兵



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刺殺之斬其首以示衆曰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衆踴躍從之遂斬文進迎成義入城

綱契丹復入寇

綱乙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春正月契丹至相州引還晉

王自將追之

綱殷改國號曰閩○目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繼昌鎮福州以指揮使黃仁諷將兵衛之賞林仁翰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甲士萬五千人詣

屢未屢  
玄於瘴中  
國也

建州以拒唐

綱二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目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况不勝乎綱契丹攻晉祁州刺史沈斌死之○目契丹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鹵庭忍率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爲國家死耳終不效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

綱晉以馮玉爲樞密使○目馮玉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桑維翰數毀之晉主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

擊之則走  
也欲勝中國

綱三月閩李仁達作亂以僧卓巖明稱帝閩王延政遣兵討之○目福州王繼昌闇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與陳繼珣說黃仁諷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爲衆所重立以爲帝然尤遣使稱藩於晉延政聞之族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討之

綱契丹還軍南下晉都排陳使符彥卿等擊之契丹敗走夏四月晉主還大梁○目契丹聞晉軍北上復擁衆南向杜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饑乏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命鐵鷁軍號下馬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

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卽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鹵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擄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逐北二十餘里鐵鷁旣下馬倉皇不能

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追擊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諸軍引歸晉主亦還大梁

綱閩兵攻福州不克○目閩張漢真至福州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執漢真斬之卓巖明無他方畧但於殿上喫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李仁達自判六軍諸衛事已又使人殺仁諷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綱閩李仁達殺卓巖明稱藩於唐○目亦遣使入貢於晉唐賜仁達名弘義

綱六月晉以杜威為天雄節度使

時晉復以鄴都為天雄軍

綱晉遣使如契丹○目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

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詣契丹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鄉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綱秋七月唐兵拔鐔州

閩主延政稱臣吳越以求救

綱楚王希範殺其弟希杲

綱八月晉加馮玉同平章事○目和凝罷事無大小悉以委玉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多造器玩廣宮室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

度桑維翰諫曰鄉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失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不聽馮玉乘勢弄權賂遺輻湊朝政益壞

綱唐兵拔建州閩王延政出降汀泉漳州皆降○目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唐先鋒使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王延政降思安整衆犇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至是縱兵焚掠建人大失望開自王審知至延政六主凡五十年綱冬十月唐以王延政爲羽林大將軍○目延政至金陵唐

王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綱十一月晉桑維翰罷○目維翰罷爲開封尹以趙瑩爲中書令李崧爲樞密使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

綱丙晉開運三年○是年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唐以宋齊丘爲太傅○目或言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不宜棄之草萊故有是命

綱唐以李建勳馮延巳同平章事○目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黨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士

綱夏四月唐泉州牙將雷從効逐其刺史王繼勳而代之○  
晉定州指揮使孫方簡叛降契丹

綱六月契丹入晉定州晉遣兵禦之○唐遣陳覺使福州請

自往說李弘  
義入朝也

綱秋八月晉劉知遠殺白承福夷其族○目知遠與郭威謀  
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誘  
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誣以謀叛殺之合四百口吐谷渾由  
是遂微

綱唐攻福州克其外郭○目唐陳覺自福州還耻無功矯詔  
召弘義入朝發兵趣福州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  
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覺與馮延魯進攻福州弘

義出擊大破之唐主遣王崇文魏岑會兵攻之克其外郭弘  
義固守第二城

綱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目趙瑩私謂馮玉李崧  
曰杜令國戚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  
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如止任李守貞為愈也不從

綱吳越遣兵救福州○目吳越王弘佐議鑄鐵錢以益軍士  
祿賜其弟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  
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商賈不行二也民  
有鎔釜鑄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  
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賜祿有常而無故益之以  
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

又生事

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綱十一月，晉師至瀛州，與契丹戰，不利而還。○目杜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

綱吳越兵救福州，不克。○目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時唐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畱從効。王建封，倔強不用命，故攻城不克。

綱契丹大舉入晉，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目杜威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唐磁州刺史李穀密奏大軍臨危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衝。威遣使告急，還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

大入寇

殺欽之禍

始于此

晉止

此國君臣皆

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詔以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河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清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敗走，清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眾曰：「王將握兵，坐觀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眾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眾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契丹遙以兵環晉營，軍中食

盡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命軍士出陣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當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衆中揚言主上失德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亦以赭袍衣威其實皆戲之耳契丹引兵南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以通事傅任兒爲都監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

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明日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延煦延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任兒人宣契丹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拜受左右皆掩泣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晉主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

之何也。崧有媿色。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彥澤縱兵大掠二日，都城爲之一空。彥澤自謂有功於契丹，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彥澤素與閣門使高勳不協，殺其叔父及弟。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彥澤遷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金珠白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遣彥澤。彥

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晉主求酒於李崧，崧辭不進。欲見李彥韜，彥韜亦不往。馮玉佞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仕用，延煦之母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契丹主賜晉主手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有。」司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櫬郊迎。契丹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不許。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

與晉者桑  
維翰也止  
晉者景延  
廣也二人用  
心異而受福  
同何也陰陽  
或曰本末不  
順而此者  
秋共事者  
常見其福  
未見其禍



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右後晉二主合十一年

綱鑑會編卷七十一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後漢紀

高祖自言為東漢明帝第八子 淮陽王昞之後因建號曰漢

高祖皇帝

諱知遠更名嵩姓劉氏其先沙陀人仕晉以 功封北平王晉主被擄稱帝於晉陽在位二

年崩壽 五十四

綱丁漢仍稱晉天福十二年○是歲晉亡漢興并未蜀南漢南唐凡四國吳越湖南荆南凡三鎮春正月契

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目正月朔百官遙

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

主命起改服撫慰之晉主太后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

見遂入門民皆驚走契丹主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

綱鑑會編卷七十一 天福十二年 山夫

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日暮。復出屯於赤岡。執楊承勳。責以殺父叛契丹。殺之。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鎖之。百姓爭投牒訴彥澤罪。遂與傅任兒俱斬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詆罵。以杖朴之。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腦取髓。鬻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夜扼吭而死。

綱契丹廢晉主重貴。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

即慕容氏和龍城

綱契丹以李崧為樞密使。馮道為太傅。晉諸藩鎮皆降。○目契丹主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

共薦李崧。會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拒契丹。而雄武節度使向重建。以秦階成州降蜀。

綱故晉主重貴發大梁。○目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又遣趙瑩。馮玉。李彥韜。與之俱。在途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綱契丹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目契丹主廣受四

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弊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蓄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由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綱**晉劉知遠遣使奉表於契丹○**目**晉主於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乃分兵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契丹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柎胡

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比既而知其觀望不至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欲何所俟耶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今契丹新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於財貨財貨既足必將北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欲朝契丹謀於知遠知遠曰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從之

**綱**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契丹又遣使詣河東勸進**綱**唐主立其弟景遂為太弟徙景達為齊王○**目**景遂嘗與官僚燕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眾皆失色景遂歛容謝之侍易益厚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

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景達屢呵責之易曰  
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為  
備何所不至後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

綱唐遣使如契丹○目唐王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  
修復諸陵契丹不許而晉密州刺史皇甫暉等皆避契丹帥  
衆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唐史館修撰韓熙載曰陛下  
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鹵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  
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為恨

綱二月契丹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為中京留守○目契  
丹王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欲擇一人君之如  
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二月朔契丹王服通天冠

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  
同十年大赦趙延壽以契丹王負約心怏怏乞為皇太子契  
丹王曰太子當以天子見為之因令為延壽遷官時契丹以  
恒州為中京延壽為留守

綱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目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  
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聞晉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

軍士皆曰今天下無王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  
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鹵勢尚強吾軍威未振當  
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郭威與都押衙楊邠入  
說知遠曰此天意也王不乘此取之人心一移則反受其咎  
矣知遠從之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

稱帝之心  
但不宜  
其丹

此奸計也

十二年

綱晉王知遠自將迎故晉王重貴至壽陽而還。○目知遠至壽陽今太原府屬縣聞出帝已過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今平定州而還。出帝既出塞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求毒藥欲與出帝俱自殺不果。

綱晉遣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契丹守兵。○目契丹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為節度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民不堪命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滏陽賊帥梁暉有眾數百送款晉陽令襲相州暉據之自稱留後。

綱晉王知遠還晉陽。○目知遠議率民財以賞上夫人李

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綱陝晉潞州皆殺契丹使者遣使奉表詣晉陽。○澶州賊帥王瓊攻契丹將郎五不克而死。○目耶律郎五性殘虐澶人苦之瓊帥千餘人圍之於牙城契丹王聞之懼遣兵救之瓊敗死然契丹王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綱契丹以李從益為許王。○目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王見而拜之曰我嫂也以從益為許王復歸於洛。

綱契丹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羣盜陷宋毫密州。○目東

方羣盜大起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  
亟遣太寧安審琦武寧符彥卿等歸鎮

綱晉主知遠遣使安集農民保山谷避契丹者

綱契丹以蕭翰為宣武節度使○目契丹主謂晉百官曰天  
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為宣武軍  
以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始  
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綱吳越復遣兵救福州敗唐兵遂取福州

綱契丹德光發大梁○目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  
數千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  
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綱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為太原尹○夏四月契丹屠相州○

目契丹主攻相州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留高  
唐英守之城遺民僅七百人而羈馱十餘萬

綱晉以劉信史弘肇為侍衛都指揮使楊邠為樞密使郭威

為副使王章為三司使○晉以蘇逢吉蘇禹珪同平章事○

晉以折從阮為永安軍今延安府節度使○契丹攻潞州晉

遣史弘肇救之鄭謙守忻代閻萬進守嵐憲○目知遠聞契

丹北歸欲經畧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而遣二人出北方以

分契丹兵勢

綱晉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目契丹以船載晉鎧仗泝

河歸國命行德部送之行德與將士謀曰鹵勢不能久留中

國不若共逐其黨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即相與殺契丹監軍使乘虛入據河陽遣弟行友奉蠟表詣晉陽知遠以爲節度使契丹主聞之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綱契丹耶律德光死於殺狐林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目契丹主至臨城得疾至殺狐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羝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即日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東丹王之子也以兵繼入契丹諸將密議奉以爲主延壽不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

之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或說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滅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不決

綱五月契丹兀欲執趙延壽而自立○目兀欲召延壽及張礪等飲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即皇帝位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綱晉以劉崇爲北都留守○目知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井陘取鎮魏知遠欲自石會

關名在潞州

趨上黨郭威曰鹵

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

綱楚王希範卒謚文昭弟希廣嗣○目希範卒將佐議所立張

少敵等以希萼最長請立之劉彥瑫等皆欲立希廣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少敵退而嘆曰禍其始此乎

綱晉王知遠發太原出晉絳○晉史弘肇克澤州契丹將崔廷勳等遁去○目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衆整嚴將校小不從命立搃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軍中

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知遠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知遠由是倚愛之

綱契丹將蕭翰劫李從益稱帝於大梁遂北走從益避位○

目翰聞晉王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遂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

赴恒州從益與王淑妃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

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爲從益衛而行從益遣使召高行周武行德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

之曰吾母子爲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爲意衆感其言不忍去或曰今集諸



營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爲計畫則禍及他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三司使劉審交曰城中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

綱契丹兀欲勒兵出塞○兀欲以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內不自安初阿祿機卒於渤海述律太后殺酋長數百人至是諸酋長懼死乃謀奉兀欲勒兵北歸以麻答爲中京留守晉文武士卒悉畱恒州獨以後宮宦者教坊自隨

綱六月契丹將蕭翰至恒州殺其國相張礪○兀欲至恒州與麻答以鐵騎圍張礪之第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云胡人不可以爲節度使又云解里酋帥之名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卽殺奚以鎖爲是夕憤恚而卒

綱吳越王弘佐

謚忠獻

卒弟弘侗嗣

綱晉王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兀欲知遠至洛陽沛州百官奉表來迎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畱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知遠係賊  
宜不奉世  
既不至以  
獨存思  
躬身

綱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目知遠發洛陽樞密院使魏仁浦自契丹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知遠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

綱契丹兀欲幽其祖母於木葉山○目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爲排陳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服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

綱唐以李金全爲北面招討使○目唐主聞契丹主德光死蕭翰棄大梁去下詔以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議經畧北方聞漢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綱秋七月漢以杜重威爲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目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移鎮制下拒而

不受詔削奪官爵命高行周慕容彥超討之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王章勸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充贍

綱漢立高祖世祖及四親廟○目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焚炙而殺之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福進榮召諸將并力逐之時李榮

時之新部  
留字

功最多而白再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再榮貪昧猜忌恒人謂之白麻荅

綱漢制盜賊毋問賊多少皆死○目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一應賊盜并四隣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為盜猶不可族况隣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盜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逢吉為人深文好殺在河東幕府漢王嘗令靜獄以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及為相朝廷草創悉以軍事委楊邠郭威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胸臆不拘舊制用捨黜陟惟其所欲漢主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繼母死不為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相謂子逢

吉密語郭威以他事杖殺之

綱楚王希廣以其兄希萼守朗州○目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遺希萼書言劉彥瑫等違命立少以激怒之希萼來奔喪彥瑫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遣還希崇約為內應

綱荆南襲漢襄郢不克○目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詰讓加兵不得已復歸之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綱南漢王晟殺其弟八人○目晟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

王弘弼等八人盡殺其男子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剝剔等刑號生地獄

綱漢以竇貞固李濤同平章事○目初漢王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欲以為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者逢吉與李濤善因薦之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斃行周女為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漢王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漢王大悅以濤有宰相器遂有是命

綱漢晉昌節度使趙匡贊叛降於蜀匡贊延壽之子恐不為朝廷所容也  
綱冬十月漢王如澶魏勞軍十一月杜重威出降○目漢王

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漢王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行周泣訴於執政蘇逢吉楊邠密以自漢王漢王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且使譴行周謝既而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彥超固請攻城師實至辰士卒死傷者萬餘人不克而止乃不敢復言初契丹聞幽州兵千五百人戍汴漢王至盡殺之於繁臺之下至是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漢王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重威食竭力盡出降城中餓死者什七八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之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

人并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綱十二月蜀人侵漢○漢王還大梁○吳越戍將殺李仁達夷其族○漢鳳翔節度使侯益叛降於蜀

綱吳越統軍使胡進思廢其君弘侖而立其弟弘徽○印弘侖性剛嚴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侖惡之有所譏議數面折之進思恨怒不自安弘侖與指揮使何承訓謀逐之又

謀於內都監使水丘復昭券昭券以為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侖猶豫未決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作亂帥親兵

戎服入見弘侖叱之不退猝愕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弘徽因帥諸將迎弘徽

於私第丞相元德昭至立於簾前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塞簾德昭乃拜進思稱弘侖之命承制授弘徽鎮海鎮東

節度使弘徽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徽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進思之妻曰他人猶可殺

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

綱戊漢乾祐元年二月隱帝承申春正月漢遣將軍王景崇等

經畧關中○目漢主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因使景崇等經畧關西匡贊從判官李恕策遣恕奉表請入朝

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鹵今延壽方墜陷穽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

赴聖壽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臥內敕之曰二人之心

綱乾祐元年

皆未可知爾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  
宜從事

馮道又相  
漢佐極

綱漢主更名暉○漢以馮道為太師○吳越遷故王弘侖於  
衣錦軍今臨安縣○目吳越王弘侖遣都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潛  
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

綱趙匡贊侯益叛蜀還漢王景崇等擊蜀兵敗之

綱漢主暉殂杜重威伏誅二月周王承祐立○目漢主大漸  
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  
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  
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眾皆斬之磔尸於市市人爭啖其  
肉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有頃發喪周王即位時年十八

周太祖郭威

綱吳越殺其指揮使何承訓○目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吳越  
王弘侖惡其反覆且懼召禍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  
弘侖弘侖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  
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二人踰垣而入  
弘侖闔戶大呼溫聞之率眾而入斃之庭中入告弘侖弘侖  
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侖畏忌進思亦曲意下之進思  
內憂懼未幾疽發背死弘侖由是獲全

綱漢以王景崇為鳳翔巡檢使○目或勸景崇殺侯益景崇  
以所受密旨嗣王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亟  
去景崇悔之及益入朝漢主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  
而殺之漢主晒之

綱高且乾祐元年

綱三月漢史弘肇以母喪起復加兼侍中○目弘肇遭喪不數日自出朝參故有是命

綱漢以侯益為開封尹益富於財厚賂史弘肇等得之

綱漢徵鳳翔兵詣闕行至長安軍校趙思瑄據城作亂○目

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景崇不自安會有詔徵趙匡贊牙兵

詣闕思瑄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至長安思瑄遂作亂據

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景崇諷

鳳翔吏民表已知軍府事朝廷患之以王守恩為永興節度

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以景崇為邠州留後

綱漢復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契丹將郎五郎耶律忠蕃名麻荅

綱吳越通○目初契丹北歸以方簡為大同節度使方簡

怨恚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契丹攻之不克未

幾遣使降漢漢主復其舊官使扞契丹郎五等棄城北去方

簡還據定州契丹頗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為

漢有麻荅至其國契丹主鳩殺之

綱漢李濤罷○漢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目始守貞闖杜

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嘗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

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

亡命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屢

為邊吏所獲至是自稱秦王遣其驍將王繼勳據潼關

綱夏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目自是政

事盡決於邠邠素愚蔽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強

綱監會編卷七十一 漢高且 乾祐元年 五 苑生

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己，又以其除官太濫，欲矯其弊。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綱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瑄，白文珂、王峻討李守貞。

綱六月朔日食。漢隱卽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故詳之。○漢王景崇叛降於蜀，亦

李守貞官爵。○秋七月，蜀以王昭遠知樞密院事。○昭遠幼為

僧童，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

庫金帛皆恣其取與，不復會計。

綱八月，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備契丹。○初，崇與郭

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判官鄭珙勸崇為自全計，自

是繕甲兵，實府庫，皆以備契丹為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

高祖弟後  
為北漢  
道有割據  
之意英雄  
有眼力

綱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漢自河中李守貞永興

王景崇鳳翔趙思瑄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主忠之

欲遣重臣臨督，遂以命威。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道

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

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眾心始附於威。

胡寅曰：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怨致亡，是後皆用賂販

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遽為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

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

心，冥於意言之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

是也。曰：隱帝幼冲，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

老於販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鑑威與諸將議攻討

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



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我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

綱蜀遣兵援鳳翔漢人擊敗之○王景崇殺侯益家屬○目益子仁矩在外得免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逃至大梁歸於益家

綱李守貞遣兵出戰敗還

城中食

綱冬十月漢趙暉圍王景崇於鳳翔蜀遣兵救之不克

綱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知雷後

綱十一月漢殺其太子太傅李崧滅其家○目初高祖入大

梁馮道及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逢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甚謹而二弟嶼義時乘酒出怨言逢吉聞而惡之翰林學士陶穀先爲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漢法旣嚴而史弘肇尤殘忍及三叛連兵羣情震動弘肇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法皆專殺不請雖姦盜屏跡而寃死者甚衆李嶼杖僕夫葛延遇督其負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逢吉召崧送侍衛獄嶼自誣服詔誅崧兄

弟家屬仍厚賞延遇等時人無不寃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爲所脅制弘肇尤惡文士嘗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爲卒

綱唐遣兵救李守貞次於海州○目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守貞守貞更其姓名曰朱元李平遣間道奉表求救於唐唐王命李金全將兵救河中軍於沂州之境時唐士卒厭兵莫有鬪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退保海州綱南漢遣兵擊楚取賀昭州○蜀兵救鳳翔收漢兵漢郭威引兵赴之蜀兵引還○目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王繼勳守城西威戒白文珂等曰我去賊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主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乃還

隱帝

名承祐高祖長子在位三年郭威舉兵帝爲亂兵所殺年二十

綱

己酉

漢隱帝仍稱乾祐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李守貞遣兵襲漢柵大

敗○目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威乃下令禁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

綱二月契丹遷故晉王重貴於建州○目得田八十餘頃令從者耕以給食頃之德光之子述律王遣騎取晉王寵姬趙氏聶氏而去

綱三月漢以史德琬領忠州刺史○目德琬弘肇之子也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爲有舉人呼譟於貢院門蘇逢吉命執

綱

送侍衛司欲其痛箠而黥之德琬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弘肇即破械遣之

綱夏四月太白晝見民有仰視之者史弘肇腰斬之

綱李守貞出兵攻長圍大敗其將王繼勛等詣漢軍降○目

城中食盡民餓死者什五六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百道攻之

綱五月趙思綰遣使請降於漢○目思綰好食人肝及長安

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計窮不

知所出初思綰少時求為左驍衛上將軍李肅僕肅不納曰

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必為叛臣肅妻張氏曰君今拒之後

日為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居城中思綰數

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汗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之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請降漢以為華州監後

綱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漢郭從義誘趙思綰殺之○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目威入城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濤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反威從之

綱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為西京留守○目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不見即

威之不如光武可見  
王博便有宰相之視

以頭子。堂帖也。命文珂代守恩。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畱守已

視事於府矣。守恩狼狽而歸。朝廷不之問。

歐陽修曰。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郭威以一樞密使頭子更置之如成卒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威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與

綱楚馬希萼攻潭州不克。○目希萼將攻潭州其妻范氏諫

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聽引兵趨長沙希廣聞之曰

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羣臣固爭不可乃

部署戰棹大破其兵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還曰勿傷

吾兄希萼遁歸范氏泣曰禍將至矣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綱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目威至大梁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

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諸官及藩鎮從之當時議者以威不專有其功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綱冬十月吳越募民墾田。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契丹入漢河北

漢遣郭威督諸將禦之。○十二月漢趙暉攻鳳翔王景崇自

殺。○目三叛既平漢主寢驕縱與左右狎暱太后屢戒之太

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皆不聽。昭即昭遠避高祖諱

綱唐以畱從効為清源節度使

綱庚漢乾祐三年○是春正月漢遣使收瘞河中鳳翔遺骸

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

綱二月唐遣兵攻福州吳越守兵敗之執其將查文徽

今三郡  
好宜存  
此意

將相不和非  
國家之福周  
三傑唐之郭  
李皆將相  
和協者

綱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目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眾人之所能為但眾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

綱夏四月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目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之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從之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

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足將相始有隙。

綱漢以郭榮為貴州刺史。○目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

綱五月郭威赴鄴。○目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願推心任之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愚帝斂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綱漢以郭瓊為潁州團練使。○目時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

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遣瓊將兵屯青州銖置酒召瓊伏兵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嘉會了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卽行故有是命

綱閏月漢大風○目漢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擲門扉一十餘步而落漢主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職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漢主曰何謂修德對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綱秋七月馬希萼以羣蠻攻潭州○目希萼敗歸乃誘辰澁州及梅山蠻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將陳璠等皆敗死潭人震恐

綱八月故晉太后李氏卒於契丹○目后病無醫藥惟與晉

王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

綱九月馬希萼遣使乞師於唐唐兵助之○目漢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希萼以朝廷意右希廣怒遣使稱藩於唐

綱冬十月楚遣兵攻朗州馬希萼還戰楚兵大敗希廣涕泣不知所爲

綱十一月朔日食○馬希萼將兵攻潭州

綱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

王章遣使殺侍中樞密使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弒其主承

祐○目漢主自卽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弘肇典

宿衛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然

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章拮據遺利吝於出

漢三

納供饋不乏。國家粗安。然章聚斂刻急。犯鹽礬酒麪之禁者。錙銖涓滴。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訛軍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高其估而給之。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邠等屢裁抑之。漢主除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之。漢主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曰。邠等專恣。終當爲亂。漢主遂與太后弟武德使李業等謀誅邠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太后不可。漢主忿曰。國家大事。非閨門所知。

拂衣而出。業等以告同謀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辭不見。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業等亟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諭之。分遣使收捕邠等親黨。廉從盡殺之。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令鎮寧李洪義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殷。又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又急詔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崇義。慕容彥超。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銖權知開封府。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匆匆。主上倘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殷

因業以詔示郭威威召魏仁浦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強兵據重鎮一旦爲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廷威乃畱其養子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筯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

周世宗

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彥超曰侯益衰老爲懦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閩晉卿吳虔裕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以兵從漢主遣內養驚脫覘威威獲之以表置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逼臣詣闕請罪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趣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我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爲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踴躍漢主



聞郭威至河上。悔懼。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威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言於漢主曰。臣視北軍猶蟻螻耳。退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漢主復遣袁義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止之。不從。時扈從軍甚盛。至暮不戰而還。來日欲再出。太后又止之。不可。旣陳。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等皆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營。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弑。蘇逢吉聞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銖射之。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獲劉銖。李洪建囚之。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曉乃定。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况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綱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目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高祖之子。其令百

綱鑑會編卷一百一十一 漢隱帝 五百  
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以勲為嗣。太后曰：「勲久羸疾，不能起。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威與峻議立贊，詣徐州奉迎。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為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誥，令其儀注、倉皇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

綱朗州兵至潭州，楚王希廣遣兵拒之。

綱漢太后臨朝。

郭威帥羣臣請之也。

○漢以王峻為樞密使，王殷為侍

衛都指揮使。○漢誅劉銖及其黨。○**目**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銖屠我家，吾復屠其家，怨讐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為洪建請，威

不許。

綱契丹入寇，屠內丘，入饒陽。漢遣郭威將兵擊之。

綱馬希萼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

綱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贊，以太后

誥廢為湘陰公，令郭威監國。○**目**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

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讐，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挾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徯。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下書撫諭大梁

士民，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進。贊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贊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

陳橋驛  
樣子

綱鑑會編卷七十一  
漢隱帝  
四九九  
曰澶州軍變郭公遣崇威來宿衛贊召崇威登樓執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爲贊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贊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淡入不止禍其至矣請急召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率衆歸之贊大哭郭威召馮道先歸贊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太后誥廢贊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

州劉信惶惑自殺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迎威

右後漢二主合四年

綱南漢以宮人爲女侍中○目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勲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綱鑑會編卷七十一

綱鑑會編卷七十一

漢隱帝

乾祐三年

七

十一元

綱鑑會編卷七十二

綱鑑會編卷七十二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灃 輯錄

後周紀 郭與號音相近號周之後也號公亦曰郭公子孫遂以郭為氏太祖以郭得姓本於周因建號曰周

太祖皇帝 諱威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仕漢有功為隱帝所忌舉兵反及帝遇害將士立之在位三年

崩壽五十三

綱 辛亥周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春正月郭威稱

皇帝國號周○目漢太后下詔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制曰

朕周室之裔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

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初唐衰多盜更定

峻法竊盜賊三匹者死姦者男女並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

綱鑑會編卷七十二 廣順元年

皆死故周主卽位首革其弊命史弘肇親吏李崇矩訪弘肇親族崇矩言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弘福周主賢之使隸皇子榮帳下

綱漢太后遷居西宮號昭聖太后

綱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目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我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我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慶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

綱周主為故漢主承祐舉哀成服書法漢為義帝發喪予義也書此何著欺也

綱漢太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遣使人貢於周周主慮其疑懼賜詔慰之

綱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等舉兵徐州○契丹使大梁周主遣使

報聘且敘革命之由○周以王殷為鄴都留守領軍如故

綱周主威弒漢湘陰公贊於宋州漢劉崇稱帝於晉陽是為北漢

○目崇謂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

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耶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

北漢

此為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綱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目周主謂王峻曰朕起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辭不受

綱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

綱二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為鎮寧節度使以王朴為掌書記

綱楚遣使入貢於唐○周主毀漢宮寶器○目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仍戒左右自

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

綱契丹遣使如周周報之○北漢遣使如契丹乞師○楚將

王逵周行逢作亂入於朗州○目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

怨殺戮無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政刑紊亂遣

劉光輔入貢於唐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

取也唐主乃以邊鎬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希萼命朗州指

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治府舍士卒皆怨逵行逢

帥眾逃歸時希萼醉左右不敢白明日始遣兵追之不及直

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死傷殆盡逵等以希萼兄子光惠為節度使

綱周克徐州鞏廷美死之○夏四月唐淮南飢○目周濱淮

州鎮言淮南飢民過淮糴穀周主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得禁止

綱蜀以伊審徵知樞密院事○目審徵蜀高祖之甥也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蜀政由是寢衰

綱北漢遣使如契丹以厚賂致書稱姪請行冊禮

綱周遣將軍姚漢英如契丹契丹留之○周夏州附於北漢

綱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目初周主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

臣盡節為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

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

今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議論忼慨善譬喻以

今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議論忼慨善譬喻以

開主意

綱楚朗州將王逵等逐其節度使推劉言為留後言辰州刺史

綱契丹遣使如北漢冊命其主崇更名旻○契丹燕王述軋

弑其主元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軋而代之○目北漢遣兵

伐周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諸部不欲南強之行至新

州燕王述軋作亂弑契丹主而自立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

部奉之以攻述軋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曆北漢主復以叔父

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達旦乃

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綱楚將徐威等作亂廢其君希萼立希崇為武安留後楚人

復立希萼居衡山○冬十月唐遣邊鎬將兵擊楚馬希崇降

綱監會編卷七十二 廣順元年 四 堯生

○目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希崇大懼密奉表請兵於唐唐主命邊鎬將兵萬人趣長沙鎬入醴陵希崇遣拓跋恆奉箋請降恆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希崇帥弟姪迎拜鎬下馬稱詔勞之時湖南飢饉鎬發馬氏倉廩賑之楚人大悅

楚自馬殷建國凡六王合二十五年

綱契丹北漢會兵伐周攻晉州

綱唐遣劉仁贍將兵取岳州○目仁贍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司徒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揮可定魏岑侍宴言俟

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其主驕臣佞如此

綱唐以邊鎬為武安節度使遷馬氏之族於金陵

綱十一月周遣王峻救晉州○目既而周主欲自將救晉州峻言晉州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陷吾事乃罷親征

綱周遣使將兵赴鄆州巡檢○目慕容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蓄聚薪糧潛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周主遣使與誓彥超益不自安反迹益露乃遣張凝巡檢以備之

綱周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目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軍乏食契丹思歸聞峻至燒營夜遁契丹北至晉陽土



馬什死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

**綱**唐以馬希萼鎮洪州希崇鎮舒州

**綱**王周廣順二年○是歲周南漢蜀唐北春正月唐湖南將

孫朗曹進作亂不克奔朗州○**目**唐遣官收租賦務為苛刻

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指揮使孫朗

曹進怒謀殺紹顏及邊鎬夜帥其徒燒府門鎬覺之出兵格

鬪朗等奔朗州王逵問朗湖南可取乎朗曰金陵朝無賢臣

軍無良將得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為公前驅取湖南如拾

芥耳逵悅厚遇之

**綱**周太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反周發兵討之唐人救之不

克○**目**周以曹英為都部署討彥超向訓為都監藥元福為

都虞候周主以元福夙將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  
父事之唐主發兵軍下邳以援彥超周師逆擊大破之彥超  
勢沮

**綱**周師圍兗州○**目**曹英等設長圍彥超屢出戰皆擊敗之

長圍合遂進攻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

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

國家非有私憾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太山

之安矣彥超怒及是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眾

**綱**二月唐設科舉既而罷之○**目**唐主好文學故韓熙載馮

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文雅於諸國為

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文蔚知貢

舉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之

綱三月唐以馮延巳孫晟同平章事○目既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盃乃貯狗矢乎延巳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而延巳不能勤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大理卿蕭儼惡延巳爲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鍾謨李德明輩欲殺之延巳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爲當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儼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

綱夏四月周主自將討兗州克之慕容彥超自殺

綱唐司徒李建勳卒○目建勳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爲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亡貴人家無不發惟建勳冢莫知其處

綱六月朔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目周主謁祠將拜左右曰孔子倍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

綱秋七月周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卒○目行周有勇知義功高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

綱冬十月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遂取湖南○目時言以王逵及周行逢何敬真潘叔嗣

尊禮孔子

張文表等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相繼復馬氏嶺北故地。惟彬連入於南漢。

綱契丹大水。○目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周詔所在賑給存處之。中國民被掠得歸者十五六。

綱周立訴訟法。○目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

綱周慶州野雞族党項部落也反，遣折從阮討之。○目野雞族多

羊馬，刺史郭彥欽性貪，故擾之，以求賂，遂反。

綱劉言奉表於周。○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官爵，流饒州。○目初鎬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

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寺。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馮延巳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情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

綱十一月，周制稅牛皮法。○目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賣買，惟禁賣於敵國。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至是公私便之。

綱十二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周靜難節度使侯章入朝。○目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燕犒，豈待買耶。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綱癸周廣順三年○是春正月周以劉言為武平節度使○

日言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遂有是命王逵為武安節度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

綱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日初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資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姦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素知其弊李穀亦以為言敕悉罷之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唐草澤邵棠上言近遊淮上

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為之備

綱周遣王峻行視決河○日周主以決河為憂峻請自行視許之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至是榮復求入朝周主許之

綱契丹攻周定州周將楊弘裕擊走之○周以王峻兼平盧節度使峻聞榮入朝固求出鎮

綱周野雞族降○武安節度使王逵殺靜江節度使何敬真○日初敬真與朱全瑋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惟周行逢張文表事逵盡禮敬真又不能事劉言行逢曰言素不與吾輩同心敬真全瑋耻在公下宜早圖之會南漢寇全州行逢

請說言遣敬真全琇南討以計取之達從之言遵二人將兵至長沙達迎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淹留不進達乘其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二人收斬之

綱周貶王峻為商州司馬○目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衍陳觀為相周主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更思之峻語漸不遜峻退周主幽峻別所召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開阻無君如此誰則堪之乃貶峻商州司馬以病卒

綱三月周主以郭榮為開封尹封晉王

綱周寧州殺牛族亦党項部落反○目初殺牛族與野雞族有隙聞官軍討野雞饋餉迎奉官軍利其財畜而掠之殺牛反與

野雞合敗州兵於包山周主以郭彥欽擾胡致亂黜廢於家綱唐復以馮延巳同平章事書法書復以何譏貳過也復以有不能令之辭有因仍之辭有因仍之辭

刻板印書之始

綱夏六月周九經板成○目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板印賣至是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是時蜀母音貫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

綱王達襲破朗州執劉言殺之○秋七月唐大旱○目唐飢民度淮相繼濠壽發兵禦之周主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乃詔舟車運載者勿予

綱八月王達還潭州以周行逢知朗州事達表請復移使府治潭州從之

綱監會編卷七十一 周九 廣順三年

綱周塞決河。○周大水。○周築郊社壇，作太廟於大梁。○目周主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周主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因有是舉。

綱周鄴都留守王殷入朝，周主殺之。○目殷恃功專橫，又多斂民財。周主聞之，不悅。因其入朝，留充京城內外巡檢。因力疾御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以郊祀日謀作亂殺之。

綱唐復置科舉。從知制誥徐鉉之請○唐流徐鉉於舒州，貶徐鉉為校書郎分司。○目馮延巳、李德明等請大闢曠土為屯田，修復

所在渠塘，湮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

流之。唐主又命馮延魯巡撫諸州，拾遺徐鉉表延魯無才多罪，不宜奉使。唐主怒，貶之。

綱周主朝享太廟，疾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宿南郊，幾不救

綱甲周顯德元年正月，世宗榮立。○北漢乾祐春正月朔，周

主祀圓丘。僅能瞻仰致敬○周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目時羣

臣希得見周主，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綱周主疾篤，詔晉王榮聽政。○目初，周主在鄴都，奇愛小吏

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澶州，以為牙將。榮入尹開封，

翰請間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

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周主疾篤，停諸司

細務，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屢戒榮曰：昔吾

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銀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修下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我違吾不福汝

綱周以王溥同平章事○目周主命趣草制相溥宣畢曰吾無恨矣

綱周主威殂晉王榮立

綱二月蜀匡聖指揮使安思謙伏誅○目思謙譖殺張業廢

趙廷隱蜀人皆惡之將兵救王景崇逗撓無功內不自安言多不遜人言其怨望將反思謙入朝蜀主命壯士擊殺之

綱北漢主以契丹兵擊周周昭義節度使李筠逆戰敗績○

得力在自將  
與唐北宗夫  
案曰

目北漢主聞周太祖殂甚喜遣使請兵於契丹契丹遣其政事令楊衮將萬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白從暉爲都部署與契丹趣潞州筠遣其將逆戰被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卽榮也避周主名改焉

綱三月周主自將與漢戰於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誅○目周主欲自將禦漢兵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

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卽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周主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

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遂發大梁至懷州欲兼行速進指揮使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

以挫之好謙以聞周主怒并晁械執之進宿澤州東北北漢

主軍高平南明日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却周主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請公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風盛俄轉南風北漢主麾東軍先進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周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于餘人解甲呼萬歲降於北漢周主見兵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張元徽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北軍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

宋太祖出  
此捷令所  
宋祖

大敗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北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倉黃而去衰老力憊殆不得支僅得入晉陽周主欲誅樊愛能等猶豫未決晝卧帳中張永德侍側因以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周主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卽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逃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永德稱匡胤之智勇周主擢爲殿前都虞候釋趙晁之囚



馮道死不便  
獨書一周字  
其歷多乃姓十  
君其性物  
忠實世而能  
自合之有不  
可及矣

綱周遣行營部署符彥卿督諸將攻北漢至晉陽孟縣汾遼  
州降。○目周主遣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  
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  
晉陽州縣亦繼有降者周主始有兼并之意既而軍士不免  
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周主聞之馳詔安撫遣  
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綱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目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  
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  
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  
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綱周立符氏為后。○目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

相者言其貴當為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  
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  
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  
兵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  
卿既而為周主娶之至是立為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周主  
甚重之

綱周師克北漢石州沁忻州降。○夏五月玉達徙治朗州以

周行逢知潭州事。○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目周主自

潞州趣晉陽旗幟環城四十里楊衮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

功囚之使數千騎屯忻代之間其遊騎時至城下史彥超將

二十騎為前鋒殺契丹二千人恃勇輕進為契丹所殺周兵

綱顯德元年

死傷甚衆。又久雨，士卒疲病，乃議引還。藥元福曰：「進軍易，退軍難。」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匆遽，焚棄芻糧數十萬，軍中訛言，相剽掠，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皆失之。至鄭州，謁嵩陵而還。周主以違衆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用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尊而代

臣職，不從。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承鈞。

綱冬十月，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目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養甲士一，奈何？股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無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

綱周罷諸道巡檢使臣

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盜賊

綱十一月周河隄成。○目河自楊劉至於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派又東北灌齊棣淄諸州漂沒田廬不可勝計至是遣李穀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綱北漢主旻殂子鈞立。○鑑契丹册承鈞爲帝更名鈞是爲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其事契丹表稱男契丹賜詔謂之兒皇帝。

綱湖南大饑。○目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世宗皇帝諱榮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太祖后兄守禮之子太祖無嗣遂承統繼立即位六年崩壽

三十九

綱乙周仍稱顯德二年○春正月周制給漕運斗耗。○目自卯是歲凡五國三鎮晉漢以來漕運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至是詔每斛給耗一斗。

綱周制舉令錄法。○目初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連坐。

綱周浚胡盧河在真定府寧晉縣東南城李晏口在深州南以張藏英爲沿

邊巡檢使。○目契丹屢寇河北輕騎浚入言事者請浚胡盧河以限其奔突周主召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自請將之隨宜討擊從之自是河內之民始得休息。

學古法

綱二月周詔羣臣極言得失。○目詔曰：若言之不入，罪寔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綱唐以嚴續同平章事。○三月蜀以趙季札為雄武監軍使。○目周主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蜀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畧自任，因以為雄武今漢中府監軍使。

綱夏四月，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目周主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

將相平天下  
不盡于此矣

与高類次  
平依同文

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克，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

其後宋太祖取天下  
志用王朴策

江南亦易取也。既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周主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倫安，所對少有可取。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周主重之，以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綱五月，周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周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目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廢寺院三萬餘所，存者二千七百，見僧尼六萬餘人。

綱周拔蜀黃牛寨，趙季札遁歸，伏誅。○六月，周主親錄囚於內苑。○目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周主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綱蜀遣使如唐及北漢。約俱出兵以制周二國皆許之

綱南漢主殺其弟弘政。於是高祖諸子盡矣

綱秋七月，周以王景為西南招討使，向訓為都監。○目宰相以景等久無功，固請罷兵。周主命趙匡胤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從之。

綱九月，周始鑄錢。○目周主以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立監采銅鑄錢。唯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

顯德二年

類聽留外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輸官受直過期匿五觔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且吾聞佛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綱周王景敗蜀師取秦階成州○目蜀主遣李廷珪伊審徵等拒周兵皆潰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階成二州皆降蜀人震恐百官入賀周主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周主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淡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爲民除害差可自安耳蜀請和於周周主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恐聚兵糧於劍門白帝爲守禦之備用度不足

始鑄鐵錢權鐵器民甚苦之

綱冬十一月周遣李穀督諸軍伐唐○目唐主性柔和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己由是諛臣日進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爲之出師又遣使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相往來實不爲之用也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疆場無事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固爭不能得至是周以李穀爲淮南前軍部署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

綱周疏汴水○目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埧橋東南悉爲污澤至是發民夫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以爲功難成世宗曰數

年之後必獲其利。

綱周王景克蜀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都監趙崇溥死之。

綱唐遣兵拒周師於壽州周師擊敗之。○目唐人聞周兵將

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唐

主以劉彥貞為部署將兵二萬趨壽州皇甫暉姚鳳將兵三

萬屯定遠召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周李穀等為浮梁自正

陽地名在壽州境濟淮王彥超敗唐兵於壽州城下。

綱周樞密使鄭仁誨卒。○目周主欲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

便周主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

綱丙周顯德三年○是春正月周主自將伐唐太敗唐兵斬

其將劉彥貞。○鑑周主下詔親征淮南命李重進將兵先赴

正陽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重進度淮逆

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

既敗唐人大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在滁州北

綱周以李重進為都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府事。○周主攻

唐壽州。○周詔王逵攻唐鄂州亦詔吳越出兵擊唐

綱二月周主命趙匡胤將兵襲唐滁州克之擒其將皇甫暉

姚鳳。○鑑下蔡浮梁成周主自往視之命匡胤倍道襲清流

關暉等驚走入滁州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

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乃整

衆而出匡胤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

非我敵也手劔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周主

宋太祖有

儀得誌

趙普出

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匡胤因遣親吏取藏中絹儀  
 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亦無傷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  
 書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儀時匡胤父弘殷為馬軍副都指  
 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匡胤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  
 不敢奉命明日乃得入范質薦趙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匡胤  
 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  
 什七八匡胤益奇之時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陣必繁纓飾馬  
 鎧仗鮮明或曰如此恐為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綱唐王請和於周周王不荅○周王遣韓令坤將兵襲唐揚  
 州○唐王遣鍾謨李德明奉表於周○目唐王兵屢敗懼亡  
 乃遣翰林學士鍾謨文選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平謨

德明素辯口周王知其欲遊說盛陳兵甲而見之曰爾王自  
 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與朕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  
 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今汝欲說我罷兵耶我非六  
 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可歸語汝王亟來見朕再拜謝過  
 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  
 無悔乎二人戰栗不敢言

綱吳越遣兵襲唐常州○周取唐揚州唐副留守馮延魯

綱唐滅故吳主楊氏之族○目唐王遣園苑使尹延範如太  
 州遷讓皇之族於潤州延範以道路艱難恐其為變盡殺其  
 男子六十人還報唐王怒腰斬之

綱周取唐太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殺王逵迎周行逢入

綱顯德三年

綱錄會編卷七十二 周世宗 五百廿六



朗州行逢討叔嗣誅之。

綱三月周主行視水寨。○目趙匡胤乘皮船入壽春濠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瓊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綱唐遣司空孫晟奉表於周。○目唐主以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於周。請奉正朔。守土疆。晟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徐知誥陵一抔土。餘無所知也。既至。周主遣中使以晟等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主聞之。怒。晟

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周主釋之。

綱南漢以宦者龔澄樞知承宣院。○周取唐光舒。斬州。○周遣李德明還唐。唐主殺之。○鑑唐主使李德明等言於周。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周主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請歸白唐主。獻之。周主許之。賜唐主詔曰。諸郡悉來。大軍立罷。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德明盛稱周主威德。及甲兵之強。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大怒。斬之。

綱唐遣柴克宏將兵救常州。敗吳越兵。遂引兵救壽州。未至卒。○唐主以其弟齊王景達為元帥。將兵拒周師。○目唐主以陳覺為監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

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不從。

綱夏四月唐兵復取太州進攻揚州。○周主如濠州。○目周主攻壽州久不克。失亡頗多。糧運不繼。乃議旋師。或勸東幸濠州。從之。

綱周韓令坤敗唐兵於揚州。擒其將陸孟俊。殺之。○目初孟俊之廢馬希萼也。滅故舒州刺史楊昭暉之族。以其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揚州。希崇以遺令坤。至是獲孟俊。將械送行在。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曰。孟俊昔殺我家一百口。今見之。請復其冤。令坤乃殺之。

綱唐兵攻六合。趙匡胤擊破之。○目唐齊王景達將兵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匡胤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渡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劔斫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劔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綱周主如渦口。○目渦口作新浮梁成。周主幸之。欲遂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周主嘗怒竇儀。欲殺之。質入救。周主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曰。儀罪不至於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周主意解。乃釋之。

綱五月周王還大梁留李重進圍壽州○六月唐劉仁贍擊周將李繼勳敗之○唐遣員外郎朱元將兵復江北諸州

綱秋七月周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目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朗州民夸雜居將卒驕惰一以法治之無所寬假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然性猜忍行逢妻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竟不能屈

綱唐朱元等取舒和蘄州周揚滁州守將皆棄城并兵攻壽州○目初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相不之恤民皆失望相聚山澤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稱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所得諸州多復為唐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詔許之唐諸將請據險以邀

周兵討之屢為所敗所得諸州多復為唐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詔許之唐諸將請據險以邀

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從之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濠州遙為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擁兵五萬無戰意將吏畏之無敢言者

綱九月周以王朴為樞密副使○冬十月周立二稅起徵限○目周主謂侍臣曰近朝徵歛錢帛多不俟時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綱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鎮○目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遣還鎮審琦感悅周主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綱周將張承德敗唐兵於下蔡○周以趙匡胤為定國節度

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匡胤表趙普為節度推官

綱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目初晟與鍾謨從至大梁周主待之甚厚問以唐事晟但言臣主事陛下無貳心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

綱周召華山隱士陳搏詣闕尋遣還山

綱丁周顯德四年○北漢天會春正月唐遣兵救壽州周師擊破之○目壽州城中食盡齊王景達遣邊鎬等將兵數萬

救之軍於紫金山周李重進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劉仁贍請以鎬守城自帥眾決戰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

諫夜泛舟渡淮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殺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周人以唐援兵尚強多請罷兵周王疑之李穀寢疾在第周王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曰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鑿駕親征則將士爭奮必可下矣

綱三月周王復如壽州大破唐兵唐元帥景達奔還○目先是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周王以爲恨反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車駕發大梁命王瓌將之自

閔河沿潁入淮唐人大驚三月周王渡淮抵壽春城下躬擐甲胄軍於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唐寨破之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朱元恃功頗違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王以楊守忠代之元憤怒欲自殺客宋垺說之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爲妻子死乎元卽舉寨萬餘人降周王慮其餘衆沿流東潰遽命指揮使趙冕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命諸將擊唐紫金山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果東周王自將騎數百與諸將夾岸追之水軍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戰艦糧仗以十萬數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景達陳覺皆奔歸金陵惟陳德誠全軍而還唐王議自督諸將拒周

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為沮眾流撫州既而竟不敢出。

**綱**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周以壽州為忠正軍徒治下蔡。○**目**時仁贍病甚不知人廷構昇之出降周主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疾詔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其以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周主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綱**周王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目**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韓令坤之父遊處恃勢恣橫洛人畏之謂之十阿父周主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謂不敢

何不追崇  
宮中

詰周主知而不問

**綱**周開壽州倉賑饑民。○夏四月周主還大梁。○周疏汴水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

**綱**五月周作刑統。○**目**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敕格煩雜不一命侍御史張湜等訓釋刪定為刑統。

**綱**六月蜀衛聖都指揮李廷珪罷。○**目**李太后謂蜀主曰王昭遠出於廝養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寘於人上安能禦大敵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

**綱**周以王祚為潁州團練使。○**目**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為起。

綱秋七月北漢初立七廟

綱八月周平章事李穀罷以王朴為樞密使○蜀主致書於周周主不荅○目周主以蜀抗禮不荅蜀主聞之怒曰朕為天子郊祀天地時爾猶作賊何敢如是

綱冬十月周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

綱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目周主自將伐唐十一月攻破濠州關城拔其水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唐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族請先遣使稟命然後出降許之唐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周主自將兵夜發擊破之鼓行而東所至皆下至泗州趙匡胤先救其南因

焚城門破水寨周主居月城樓督將士攻城

綱十二月唐泗州降周周主遣擊唐兵至楚州大破之○目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周周主自至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唐戰船數百艘保清口周主自將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趙匡胤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歸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綱唐濠州降周周主進兵攻楚州遣兵取揚太州○目郭廷

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城降周主時攻楚州廷謂來謁周主謂曰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塞

所以報國足矣。使將濠州兵攻天長，遣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趣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兵乃至。周主聞太州亦無備，遣人襲取之。

綱南漢遣使入貢於周，不至。○目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周，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船，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綱戊周顯德五年○唐中興元年○南漢春正月周鑿鶴水一名老

鶴河引戰艦入江○目周主欲引戰艦，自准入江，阻北神

堰，不得度，乃鑿楚州西北鶴水以通其道。周主親授規畫，旬日而成。於是巨艦數百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綱周師拔唐靜海軍今通州地○於是周始通吳越之路

綱蜀貶章九齡為維州叅軍。○目九齡言政事不治，由姦佞在朝。蜀主問姦佞為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貶之。

綱周主克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死之。○目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彥卿固守不下。周主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

昭業猶帥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即胡牀也以鬪而死。所

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胡寅曰：太平之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威武雖揚而德信未下觀楚州之不下而甘心盡死，如此則亦異於雲霓之望，時雨之師矣。故圖大業者速成不如美成也。

綱高保融以水軍會周師伐唐。○二月，周主至揚州。○北漢

攻周隰州不克。○目隰州刺史暴卒，建雄節度使楊廷璋謂

都監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

綱顯德五年



城危矣。卽牒謙溥權隰州事。未幾北漢兵果至。諸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久之。廷璋度其疲困。潛約謙溥。夜襲其營。北漢兵驚潰解去。

綱三月。唐廢其太弟景遂為晉王。立燕王弘冀為太子。○目景遂前後十表辭位。且言弘冀嫡長。有軍功。宜為嗣。故有是命。弘冀為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

綱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鑑周主如迎鑾鎮。今儀真縣屢至江口。遣水軍擊

唐兵。破之。唐主聞周主在江上。恐遂南渡。又耻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斬黃米下。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自周主請

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旨甚哀。周主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遣其屬劉承遇。如金陵。周主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主復遣承遇奉表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周主賜唐主書。諭以今當罷兵。不必傳位。賜錢弘俶。高保融。犒軍帛。有差。唐主遣馮延巳。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

綱周汴渠成。○目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綱夏四月。周新作太廟成。○五月。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目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與其

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常夢錫屢言延已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已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眾嘿然

綱周主遣使如唐餽之鹽還其俘○秋八月唐太子弘冀殺其叔父晉王景遂○日景遂擊毬渴甚飲漿而卒未殯體已潰弘冀使人毒之也唐主不之知

綱南漢王晟殂子銀立○日銀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龔澄樞盧瓊仙等臺省備位而已

綱周遣關門使曹彬如吳越○日周遣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

曹彬見

君臣兩得

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周主曰鄉之奉使者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

綱冬十月周以高防為西南面制置使○日周主謀伐蜀以防為水陸制置使高保融再遺蜀主書勸使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皆曰陛下聖明江山險固秣馬勵兵正為今日臣等請以死衛社稷蜀主乃命昊草書極言拒絕之

綱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日周主留心農事嘗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天下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綱十一月唐放其太傅宋齊丘於九華山。○目初齊丘多樹朋黨躁進之士爭附之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徽古恃其勢尤驕慢覺自周還矯周主之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未之信鍾謨請復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書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周主大怒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至周稟之周主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唐主乃詔暴齊丘等罪聽齊丘歸九華山覺宣州安置徵古賜自盡。

綱己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末訓立○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目周主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

福樂

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入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依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二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

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詔從之

綱唐宋齊丘自殺○目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嘆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太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醜繆

綱二月周導汴水入蔡水以通陳潁之漕○周滅行苗使所奏羨田

○目開封府奏得羨田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使還所奏得羨田俱減之

綱周淮南饑○目淮南饑周主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周主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綱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目朴剛銳明敏志略過人及卒

周主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數四不能自止

綱夏四月周主自將伐契丹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

幽州有疾乃還○目周主以北鄙未復下詔親征命親軍都

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

境柵於乾寧軍今青縣地即契丹之寧州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

瀛莫莫州本名鄭唐玄宗以鄭類鄭故去下改為莫故城在今任丘縣北境車駕至滄州即日

帥步騎數萬直趣契丹之境非道所從民間皆不之知契丹

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詔以韓通為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為

水路都部署自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舻相連數十里至獨流

口在興濟縣北泝流而西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

是水路漸隘乃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

綱監會編卷之十一 周世宗 顯德六年

官皆恐懼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匡胤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五月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鹵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周主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不豫而止契丹主遣使命北漢發兵撓周邊聞周師還乃罷孫行友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以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命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韓令坤戍霸州陳思讓戍雄州遂還重進敗北漢兵於百井

在今山西樂平縣北車駕至大梁往還適六十日

綱六月唐泉州遣使入貢於周不受○目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奉院於京師詔報之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受而有之罪在於朕

綱唐城金陵○目唐遣鍾謨入貢於周周主問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然鄉時則為讐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綱周主立其子宗訓為梁王生七年矣○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

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目周主欲相仁浦，或以仁浦不由科第爲疑。周主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爲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乃以王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爲人謙謹，周主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又以吳延祚爲樞密使，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趙匡胤兼殿前都點檢。周主嘗問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周主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爲不殺，必爲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真宰相器也。周主曰：

卿言甚善，然濤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詆諧不修邊福，與弟澣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周主以是薄之，又以翰林學士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亦以其嗜酒無檢而罷。

綱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目周主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是日殂。周主在藩，多務韜晦，及卽位，破高平之寇，人皆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周主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摘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尚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

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

綱秋七月周以趙匡胤領歸德節度使○唐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

永通泉貨又以一當二文曰唐國通寶

綱八月蜀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優之耳起性倖直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為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耳

綱九月唐太子弘冀卒○目有司引浙西之功謚曰武宣句容尉張洎曰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不宜謚以武功及更文獻

綱唐主以其子從嘉為吳王居東宮殺禮部侍郎鍾謨○目謨數奉使入周周主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唐鎬諧其與張巒有異謀及弘冀卒唐主欲立鄭王從嘉謨勸立紀公從善唐主由是怒流謨饒州貶巒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

綱南漢殺其尚書右丞鍾允章以龔澄樞為內太師○目南漢主鋹甚委任允章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鋹不能從宦官告允章欲作亂澄樞等共證之乃收允章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未幾以澄樞為內太師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腐刑所居溫密之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亡國

綱唐以洪州為南都議徙都之以備周也

綱周遣兵部侍郎竇儀如唐。○目儀至唐天雨雪唐主受詔於廡下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霑服請俟他日唐主乃拜詔於庭。

右後周三主合九年



編戶遺兵部侍郎審儀如唐○印儀至時大雨雪地上受  
於廡下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霽請俟他  
日唐主乃拜詔於庭

右後周三主合九年

